

耶穌孝女會會祖 甘第達修女 自述小傳

李聰敏
陳修軒 合譯

目 錄

前 言

百分之百的巴斯克人

遷居多祿撒

我在神形兩方面的成長

我只為天主

到西班牙中部

在布格斯，進入另一家庭

我憧憬自己的前途

瓦亞多利的光照

艾朗神父的信德

天主在那裡召喚我

天主領我到撒拉孟加

那年12月8日

開始向前邁步

艾朗神父離去

處於瓦礫和障礙物中

貞潔、神貧、服從三聖願

三聖的禮物

蒙地亞諾的古宮殿建築

在家裡的痛苦

母親安眠在我的懷中

到加利西亞省旅遊

新的學校，新的歡樂

多祿撒的創始人

1 結交西班牙的顯貴

會憲--導向正途

麥地納城

總會長

告 別

毛斯藤色初學院

羅 馬

終身奉獻

越 洋

後 語

前 言

雖然，我很敬愛並仰慕聖女大德蘭，但我卻無法像她一樣擅長文章。我一生熱愛文學，所以我創辦了不少學校來教育青少年。許多次我因需要而寫作，但從未想過要在文壇上成名。事實上，我十八歲才開始使用西班牙國語表達我的思想。在這之前，我都是用我的母語--巴斯克話來表達自己。所以，若我在寫作時，有時辭不達意，或者修辭不文雅，請你們不要奇怪，不過我確信，我所說的全是我心裡的話。

我一生最愛青年人，我甘願為你們奔走勞碌，現在我更有許多話要跟你們談，希望你們也分享我的生活，切願你們因此而更瞭解我，與我情感交融，彼此成為莫逆之交。

百分之百的巴斯克人(Vasca)

1845年5月31日,我出生在一個有高牆圍繞的家庭裡，那裡的高牆上有城垛和射箭孔。我這樣描述，或許你們會聯想，我一定出身貴族名門，祖先曾事奉過國王，其實不然，這個名叫貝羅斯彼(Berrospe)的村莊，位於安多亞英(Andoain)盆地，曾是古代的一個軍事基地，現在已儼然是一個樸實平靜的百姓住家，而我的父母從結婚起就在這裡定居。

我的父親若望·米格爾(Juan Miguel Cipitria y Aramburu),我的母親瑪利亞耶穌(Maria Jesus Barriola y Querejeta)，--這兩個姓都是巴斯克地方傳統的姓氏--他們以織布為業，每天辛苦忙碌地工作養家。

我是家中的長女，祖母常告訴我，我出生時父母是多麼地高興！當天，他們就把我抱到聖瑪爾定(San Martin)聖堂領了洗，給我取名叫若翰納·若瑟法(Juana-Josefa)。當媽媽叫我小若翰納(Juanitaxo)時,媽媽的呼喚聲是那麼地甜美，就好像附近雷沙朗(Laizaran)小溪，音樂般潺潺的流水聲。

記得，剛學會走路時，我就經常注意環繞在住家附近的山巒，在想像中常出現那綠油油的山嶺，尤其更愛那美麗的山頂。

從小我就熟悉父親小工廠的工作，他每天辛苦操勞，好像時間永遠不夠用似的，為了多賺些錢，常常熬夜工作。因此我自幼就知道節省，那時一塊錢(peseta)很值錢呢！而我家仍一直度著清寒貧苦的生活。

你們不要以為我因此是一個多愁善感的女孩，相反地，父母給我的愛，使我覺得非常幸福。因為從小有被愛的經驗，所以長大以後，我很容易瞭解天上好父親對我們的大愛。

祖母和母親教導我們敬愛聖母，尤其在每個星期六特別恭敬聖母的日子，要特別為她做些小犧牲。我很同情那些衣衫襤褸、飢餓地到處行乞的乞丐。記得有個星期六的早晨，祖母給我煎了一個香噴噴的蛋卷，我還沒吃之前，就想起那天正是星期六，應給聖母獻上一份禮物。於是我決定把蛋卷送給第一個來到家門口乞討的朋友。蛋卷好香啊！乞丐還沒來，我就忍不住用手指頭挖一點點來吃。後來有個乞丐從山坡上下來，我趕緊把那不完整的蛋卷給了他。那年我四歲。

遷居多祿撒(Tolosa)

後來我兩個妹妹若瑟法·依納西亞(Josefa-Ignacia)和若瑟法·耶洛尼瑪(Josefa-Jeronima)相繼出生，家中人口增加了，可是小工廠卻沒什麼發展。於是父母決定搬到多祿撒去，那年我才七歲，就跟著全家，坐上牛車，向當時的吉布斯瓜(Guipuzcoa)省城多祿撒的路線走去，雖不是勝利地進行，但卻充滿希望。我懷念老家，但又怕父母傷心，只好將眼淚往內流。父母到多祿撒，是為給女兒們賺麵包的。

不久父母安排妥當，繼續織布的生意。母親整理剩餘的線，綁成一把一把的，讓父親用來織比較粗的布。她一方面忙著做家事，一方面還要抽出時間幫別人做工，為了養家餬口，她不辭任何辛勞。

在多祿撒，人口繼續增加；芳佳·蘇得拉(Francisca-Sotera)出生後;接著是瑪利·芳佳·維多瑞納(Maria Francisca Victoriana)出生，可惜這第五個女孩出生幾個月後便夭折了。再來是瑪利·多明尼加(Maria Dominica)；三年後，最小的妹妹安琪拉(Angela Joaquina)才出生，她是第七個女孩，她和我將有不尋常的親密關係，以後我會再敘述。

我母親除了做家事外，還為別人做工，由我照顧妹妹們，所以我沒有時間上學。但這不表示我忽視教育，以後你們會由我的事業看出來。

我每天花很多時間照顧妹妹們，簡直是她們的嫗姆。有時我一面抱著她們，給她們唱催眠曲，一面卻神遊域外，心靈不知飄向何處。我喜歡幻想，尤其在傍晚日落時分，靜靜地對著西山，好像進入了遙遠的

夢境。好多次是我父親織布機的聲音把出神的我喚醒。

可是我明瞭，這種直觀，不只是一個少女的幻覺。

我在神形兩方面的成長

我漸漸長大，生活開放，像一顆春天爆裂的松子，我的衣服得給妹妹們穿了。說到衣服，我做了一件使父母不高興的事。為了慶祝妹妹多明尼加領洗，給我們姊妹倆分別做了一件美麗的長衫。我們穿上新衣服好漂亮，爸爸看了笑咪咪。在我家，穿新衣不算是小事。第二天我上街，遇到一個跟我同齡的窮家女孩，她的衣服常是破舊不堪，我看見她，一時感到很不公平，便不加思慮地，回家把那件新衣服拿去送給她。開始時，她以為我在開玩笑，不敢相信，接著她拿了衣服，很快地便跑了，也許她怕我會後悔。我回家很高興地告訴父親，他竟把我責罵了一頓，我懊悔沒先經過他們的准許，自作主張的做了這事。但我深知，我自幼對於窮人及社會上不正義的事情就非常敏感。

我的心靈不斷地成長，本來不適合說出，但不當隱瞞事實，因為我知道這不是我自己的功勞，而是天上降來的一股不屬於我、超越我的神力在協助我。有時跟祖母去，有時我自己去本堂，靜靜地跪在聖體龕前，望著祂。別問我做些什麼，因為我也不知道，我不知自己在唸什麼經文，我答不出來，只知道自己深深被祂吸引。

奇妙的是每次出聖堂前，我一定要到聖依納爵像前停一下，注視著他手中拿著的一本厚書，由衷地向他說：「我的聖人，我要做這本書中所說的」。也許他會笑我單純、坦誠，但我萬萬想不到他的靈修精神，後來竟成了我所創修會的基礎。在此暫不討論這事。

我很小的時候就盼望領耶穌到我心中，可是那時教會不准許，直到十歲，我才獲准初領聖體。幼年時我特別恭敬聖母，她教我怎樣愛耶穌，教我怎樣使祂變成我生活的中心，使祂成為我心靈中最重要的人物。總之，祂是我生命的主人。

在我尚未滿十二歲時，家中出了事，就是比我小一歲，與我最親密，生活分享最多的大妹若瑟法·依納西亞患病不久便與世長辭了！當時情景就像在我的小世界裡發生了地震，我無法瞭解她的逝世與芳佳·維多瑞納曇花一現夭折的情況不同。這時大妹已經十多歲了，她的去世使我父母哀傷，也使我明白了死亡的奧秘，同時體會到痛苦就像一口無底的井，令人恐怖、哀傷。主藉機啟示我，跟隨祂必須背自己的十字架，但我當時不甚瞭解。

我只為天主

時光在小工廠內穿梭流過，父母為我滿十八歲而感到驕傲，而我也充滿了希望。生活照常單純沒什麼變化，除了幫助父母照顧妹妹們，有時也跟朋友們去爬爬山，在廣場上跳跳土風舞，我個性開朗又善於交際，但在我心靈最深處，有一股湍流奔騰，只有天主知道--我的願望及對未來的憧憬。大家都愛我，喜歡陪伴我，但我仍感覺孤獨。

在公共場所時，有一個青年人常目不轉睛地注視我。不是偶然的，而是處處找機會跟著我。在街上我快步前行，設法逃避他的視線。主日他穿著新衣出堂後，站在門外等著我。朋友們都注意到了，向我說：「若翰納，看他一眼嘛！他真切望著呢！」他出身好家庭，他們從國外賺了不少錢回來，生活相當富裕，比我家的條件理想多了。

但這位追求我的青年確實來遲了，那時我的心已有主人，不可思議地，我早已下決心：「我只為天主」。

至於何時、何地，如何「只為天主」？我不知道，我希望天主慢慢指示我。我認識一些修女，很羨慕她們，但卻沒感覺到特別被她們吸引。我很清楚地想要把自己整個的生命奉獻給主和世界上的兄弟姊妹們。

那位青年不久就登門拜訪，很尊敬地向我父母說明願和我訂婚。我父母覺得驚奇，他們想家裡沒有男孩，而我是五個女兒中最大的，在多祿撒如果跟這麼好的家庭成親，我的婚姻可能帶來好親家，尤其是我們家的經濟可能因此而改善。這種好運，我的父母決不會拒之於千里之外。

當天晚上，祖母先讓妹妹們上床睡覺，他們三位留在廚房，父親有些緊張，但為我的幸福，便開門見山的向我提起親事。我一時無法適應，感到非常不安，但我還是鼓起勇氣告訴父親我已選定了對象，我已把我的心交付給……。

他們還是強求一番，設法說服我。我明白他們的傷心和失望。我使自己所愛的雙親受苦，內心有多難過呀！我忘不了那個時刻！在我生命中，那是受造人的意見與天主聖意第一次發生衝突的經驗。

雖然我沒有失去平安，但覺得整個心都破碎了，那一夜我在床上痛哭良久。

到西班牙中部

那些日子家裡的氣氛既緊張又苦悶。我向我的神師瑪爾定神父請教後，他建議換換地方比較好，所以我決定到從來沒去過的地方。

我的父母非要我結婚，我想不如暫時離開多祿撒。我有些朋友常去布格斯(Burgos),他們在那裡給我找到一個女傭的工作，這樣也可以在經濟上多少補助家用。

很不容易說服我的父母，不過他們為了我的好處最後還是接受了；也訂了要去的日期。現在我還記得離開家的那一天，我渾身顫抖。聖女大德蘭在她的傳記裡說，她離開父親的家去隱修院時，她覺得骨頭都散了，我也有同感。

我像一個流浪者，那天清晨，灰色的天空，飄著細雨，離情淒涼，滲透了我的心靈。不過由於我個性開朗、積極、凡事都充滿希望，往好處想：如果這是天主的聖意，我很樂意接受。

車子一路爬山越嶺，隨著視野的擴展，我的心靈也隨之寬闊了。穿過山脈，到了中部一望無際的大平原，藍天白雲，大地青蔥翠綠，使我聯想到此地的居民一定也是心胸豪邁、慷慨大方的。

不久，到達了布格斯，這是我第一次踏進西班牙中部的城市，我很欣賞它的雄偉建築，那些教堂的鐘樓，特別是主教座堂的尖塔矗立雲霄。在我看來，好似各式各樣美麗的石雕，吟詠出的一篇篇無聲的詩詞。

起初我到一個姓Montoya的家中工作，但不到幾個月，我不想繼續了，不是因為工作太多太累；我不怕多、不怕累，也不是他們待我不好，而是因為他們不准我每天參加彌撒，實際上我每天很早起床，半小時在聖堂，並不耽誤任何家事。我決定找另一家工作，好能每天參加彌撒、領聖體，保持我跟主耶穌親密的關係。天主愛我，果然領導我找到如我所願的一家。

在布格斯，進入另一家庭

我的新主人姓Sabater Becerra,主人名叫若瑟(Jose)，是一位正直公道的先生；女主人艾蜜達(Hermitas)是一位喜歡做善事的熱心教友。他們有七個活潑可愛的孩子，我好喜歡他們。

我剛到他們家，女主人便邀請我每天早晨陪她去參加彌撒，我是多麼高興地答應了她。每日破曉時分，街上尚無行人，我們就去教堂了。從起初，我們就因著這種緣分，建立了彼此間深厚的友誼。

他們是小康之家，工作繁多，除了做家事，我還要陪太太和大小姐艾絲得亞(Estrella)出門，這很容易，最難的是我每天要打掃清洗，準時把各式各樣的衣服洗好、燙好，放在他們每人的地方，每天用相當長的時間，漿衣領、燙白襯衫和主人的法官制服。

那時我已學會在工作中與天主結合，並習修忍耐；因為面對那群調皮的孩子，要有大忍耐，才不會發脾氣。其實我很疼愛他們。有一天，我照常把洗好漿好的雪白襯衫晒在陽台上，忽然聽到孩子們大叫、大笑的聲音。我上去一看，唉呀，不得了！他們把一隻在鍋爐內滾滿灰土的貓放在我剛燙好的白襯衫上滾來滾去，你們可以想像當時的情況。我抑制住心中的怒氣，只是平靜地責備了他們幾句，當天晚上我又重新洗燙所有的衣服，他們故意惹我生氣，但沒達到目的。我學會了對他們保持堅定的態度，而不失善良、溫柔，以後我也教導教師修女們這樣做。

那幾年剛好地方上遇到荒年，主人提供一些飲食給數家窮苦的災民，叫我負責準備。每天都有人來領煮好的飯。街上到處都是窮人，來領飯的人天天增加，原來煮的飯已不夠分發了。怎麼辦？我就把自己薪水的一部份拿來補助。每天在爐子上煮一大鍋飯分給他們。開始時沒人反對，但乞丐愈來愈多，個個都是衣衫襤褸、蓬頭亂髮，髒臭不堪地擠進大門。鄰居都是顯貴之家，如軍官…等，他們不能容忍這種髒亂環境，都向我的女主人抗議，廚師也因為我在火爐上佔的地方過多而表示不滿。夫人便叫我趕走這些乞丐，我堅決地回答：「不，不可能！那裡為我的窮人沒地方，為我也沒地方！」主人知道我向來很溫馴、服從，這次，她覺得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她既喜歡我，又需要我，便讓我一步，允許我繼續照顧我的窮人。

我這樣用自己節省下來的錢幫助乞丐，總覺得還不夠，我自己也像他們一樣的窮了。甚至我把大衣送給街上一位穿著碎布綴成的衣服的婦女。我自己每天有煮好的飯吃，舒適的房屋住，可是他們什麼都沒有。我的薪資不知不覺的在減少，連買皮鞋的錢都不夠，只好穿著破皮鞋出門。

我憧憬自己的前途

我整天都專心投入工作，沒有自己的時間。所以只好在晚上趁大家睡覺後，獨自以長時間祈禱，與天主親密結合。祂賜我豐富的安慰和喜樂，那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時刻，我工作的力量都是由與主親密來往得到的。

我離開多祿撒時，我以前的神師瑪爾定神父，給我介紹了耶穌會的神父。從那時起，我便請他們指導我的靈修生活。在布格斯，先找到的是蘇瑞達(Sureda)神父，以後遇到若望神父(San Juan)，兩位都協助我深入默觀生活，我確實安息在天主懷中，全心全力歸向祂。我很想把這種生活經驗傳授給你們，但是力不從心，只能努力把這恩惠的經驗告訴你們。

我也以克苦伴隨著祈禱。為愛耶穌做些補贖和犧牲，例如晚上在地板上睡覺，少吃自己喜歡的食物。我很多次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主，願在一切事上翕合祂的聖意。我知道耶穌喜歡收納我的獻禮，只是祂並沒有告訴我祂要我做的。我不斷地求，看來祂並不著急。

我清楚知道，祂願我做祂的工具，為大家服務。因為祂藉著我，歸化了一位鄰居家的女傭。這位女傭是我的小同鄉，她在同一棟大樓的一樓上班，她有點輕浮、個性不穩，鄰居們批評她。我很關懷她，時常在庭院內或隔著窗戶勸勉她、鼓勵她革除舊習。她改變了，不但成為好教友，最後還棄俗修道，獻身於主，進入隱修院。

這類的事使我滿心喜悅，為大家服務是多麼快樂的經驗！

我深深感覺到，主願我為當時的兄弟姊妹們服務，但是用什麼方式？在那裡？

瓦亞多利(Valladolid)的光照

天主安排了路，祂領導我的主人全家到瓦亞多利去，為了子女的教育，若瑟先生全家搬到有大學的古城去住，我也跟著他們去了。

那時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西班牙內部相當不安，革命軍推翻了依利沙白二世(Isabel II)，直到君主制度重建，臨時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對教會不利。其中之一是下令叫修道人離開修院，把耶穌會士驅逐出境。這個武斷的決定，實在不正義，為人民有害無益；可是天主有祂奇妙的計劃，這些不幸為我卻成了恩寵的泉源。你們馬上就會明白我所說的。

由於這些風波，耶穌會的神父，有的捨棄他們的團體和事業到國外去，有的暗暗地散居到各處。艾朗神父(Miguel San Jose Herranz)也從里昂(Leon)到瓦亞多利，在他兄弟們的家避難。這位耶穌會神父，就是天主揀選，為協助我實行祂聖意的人。這位聰慧、誠樸的神父，對天主委託我的工作，影響非常之大。

在瓦亞多利，我繼續以祈禱的精神努力工作，我特別熱心渡過了1869年的四旬期。認識了艾朗神父，他引領我投入天主聖愛內，允許我做一些特別的補贖，尤其在聖週內，我只吃麵包、喝清水，陪伴耶穌受苦受難。我恆心和祂交往，懇求祂光照我，撥開眼前的雲霧，獲得神光的照耀。

我常去一個名叫玫瑰(Rosarillo)的教堂，堂內時常明供聖體，在那裡我可以做較長的祈禱。4月2日，正是耶穌受苦受難日，我照常到旁邊的聖家祭台去祈禱，內心忽然得到一種不平常的啟示，我呆住了！

我很難表達當時的感覺，人們多次不容易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加上我又不善於表達，不過，我仍會盡力向你們說明當時的情況。

我心靈上的雲霧消散了，天上的光照亮我的理智，打開我的意志，我很平安地聽到祂的聲音，明白祂對我的計劃，祂要我「創立一個新修會，取名叫耶穌孝女會，藉此教育兒童和青少年，獻身為拯救人靈服務」。

天主聖神降臨我心，恩寵的急流湧進我靈，啟示我要勇往直前，向上奔馳。微小卑賤的我，回答了「是」。

我深深地體驗到天主給我的這項艱巨使命，絕不是自己所能承擔的，我感覺聖母要特別保護助佑我。

我忘了時間，不知道自己在那裡待了多久，也無法調適自己。天主要我整個的生命，同時又叫我開路，後面將會有別的青年，跟著我一起來奉獻。

神光確實偉大，但我的朦朧也不小。我絲毫不了解怎麼作創辦人。

艾朗神父的信德

第二天清晨，我去找艾朗神父，想告訴他昨天所發生的事。他照常很早便舉行感恩祭。我跪在後面等他作完彌撒。但他比平日作的久，彌撒中他顯得有些激動。

彌撒後，我很惶恐地向他說出我的心聲。他靜靜地聽我訴說天主要我做的事，我發覺他不但不驚奇，反而對我所說的表示共鳴。事後他告訴我，他非常關心這些兒童、青少年的教育，這在當時是完全被忽視的，他每天懇切祈求，堅決地呈現給天主這項需要。

原來那天早晨在彌撒中，他覺得天主已經俯允了他的祈求，並顯示給他已經選定了創辦人，將創立一個修會，奉行這個教育兒童、青少年的使命。

所以，我向他訴心時，他已確實知道，是天主把我引領到他面前。他不嫌我卑微貧窮，而完全接納了我。

艾朗神父是一位有智慧、有才能，而且有信德的人，他不怕冒險，他承擔了在人性看來是不可能的事業。你們看，一個目不識丁的女子，要變成天主的工具來做這種事業。我根本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連西班牙國語都說不好，沒有福音上所說的移山的信德，誰也不敢承辦這個事業。艾朗神父知道我的弱小無能，但他堅心依靠全能的天主。

他做了我的老師，叫我向我的主人要求每天下午給我兩小時的時間，開始學習。

在兩年中，我每天到艾朗神父兄弟的家裡去學讀書、寫字、練習算術、學說西班牙國語。最後學幾句簡單的拉丁文。他的家人，還有鄰居朋友知道我們的計劃，對它毫無信心，常對我們開玩笑甚至諷刺。我記得一位讀法律系的大學青年，常拿我創修會的事和我的破西班牙國語開玩笑。想不到這位青年長大成人，作了財政長官時，儼然是一位尊貴的家長，到我們多祿撒學校來，為他女兒申請入學。

艾朗神父為我受了很多苦，他的親戚朋友以譏笑的口吻說：「你怎麼啦！幫助一個目不識丁的女傭創立一個辦教育的修會？」還有不少其它類似的評語。親屬們說他「神經病」。他緘默無言，只是微笑。偶而也會回答他們說：「等一等，將來你們會看到她的成就」。

可憐我！你們可設想，我那時有多少修煉謙遜的機會，真的只有信賴依靠天主才能繼續下去。天主的聖意已經露出曙光，但還不很顯明，只是黑暗中的一線光明。從那時起我常說的一句話，變成了我的格言：「靠我自己什麼都不能做，但依賴天主的恩寵，我什麼都能做」。

天主在那裡召喚我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西班牙的情勢仍很混亂，自由派和保守派互相爭權。1869年6月1日政府制定並通過一條憲法，自然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很多教友見憲法對教會有害，便提出抗議。我的主人若瑟先生，因不肯宣誓承認新憲法，而被迫辭去法官之職。

主人一旦停止領薪，這個小康之家不得不開始節省了。

首先他們辭去所有的傭工。我是那麼愛他們，看他們受苦，我非常傷心，覺得在他們痛苦的時候，離開他們有欠忠信，所以只剩我沒有走，陪著他們，為他們義務服務。這樣一來，苦了那些窮人，我實在同情他們，想辦法把我自己吃的飯留給他們吃。

那段時期，我一個人做以前所有工人應做的事，雖然女主人會幫忙，我仍是忙得不可開交。但無論怎樣忙，我還是抽出時間來讀書、寫字，因為這是天主的聖意。

只有晚上，等他們入睡後，我自己靜下來祈禱，才能享受跟天主親密來往的喜樂。

天主白白賞的這些恩惠，使我心中充滿喜樂和寧靜。在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時刻(你們將會看到我要經歷不少的困難)，我仍覺得離祂很近，從來沒有失去內心的平安。

天主已催迫我應該開始創立修會了，臨行前，我先去老家向父母辭行。

他們一直等我回家，並認為在多祿撒入修會就好了。他們想，這次可能我會留下，在家鄉入會。所以祖母每天都在說服我：「妳在這裡入佳蘭會(Claras)，一方面滿足了妳修道的願望，另一方面我們離妳很近，大家都高興，多麼好。」我說我的聖召是別的路，他們根本不能懂。遺憾的是我無法隨他們的意願，打斷了他們的希望，使他們傷心不已。

每次提到我聖召的事，他們就不高興。一天，正在吃飯時，又談起了我的聖召，他們認為我離開家鄉是一個大錯誤。

那一次，父親太激動了，想不到他正在說話時，突然暈倒在地、失去知覺。大家非常恐慌，我覺得這是我的過失，心裡非常難過。他醒過來時，嘴唇還不大靈活，斷斷續續地向我說：「小若翰納，我的女兒，天主叫妳去的地方，妳就去吧」。

從那時起，誰也不過問我的聖召了。我常想，這是天主召喚我的另一個新標記。我父親告訴了我：去天主叫妳去的地方。我便設法尋找天主叫我走的路。

天主領我到撒拉孟加(Salamanca)

我回到瓦亞多利，希望早一些踏上天主願我走的路程。到底從那裡開始呢？不知道為什麼，那幾天一直有一個名字「撒拉孟加」進入我腦海中。在談話中、文字裡，一遇到這個名字，就有一個回應停在我內心。奇妙的是，我根本不知道這個地方在那裡，但是天主使我明白應該去這個地方。

艾朗神父贊成我的選擇，他覺得在撒拉孟加創立修會很適合。他有兩個重要的理由，同意我的計劃：一，耶穌會神父在那裡管理修道院，他們會協助我。二，那教區的主教黃亞敬(Joaquin Lluch y Garriga)非常關心他所屬教友的神形兩方面的生活。他才德兼備，在城內有很大權勢，而且他非常注意當時男女教育的問題。所以一定會全力支持一個專門辦教育的修會團體，果然從開始他就常常保護我們。

光明已出現了，該啟程了。1871年10月和11月內，我好幾次從瓦亞多利到撒拉孟加開始接觸這座古城。

一開始我便愛上撒拉孟加，那些美麗的建築，不論是主教座堂的輪廊或是雄偉的大廣場(Plaza Mayor)，我都讚嘆不已。在秋陽照射之下，金色的石塊發射出閃爍奪目的光輝，使我分辨不清，好像金黃色的楊樹葉緩緩地落在多媚河(Tormes)的河畔上。我所看到撒拉孟加的美麗，幾年以後，著名大學校長：米格爾(Miguel de Unamuno)對撒拉孟加也有相似的看法。古城的魅力確實使我迷戀。

一天，我去耶穌會的克利西亞教堂參加彌撒。在門口遇到一位剛出堂的女青年艾米利亞(Emilia Torrecilla)。我們互相注視，同時也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互道姓名之後，知道她也有志獻身於主，臨別時她向我說：「為我求聖母吧！」我也對她說：「妳也為我求吧！」二人的生活從此便共融在同一的理想之中，而我們的友情深深地植根於天父的聖愛內。在創會開始，最艱苦的時刻，她提供了多麼大的幫助啊！

我再回到瓦亞多利，住了幾個星期，做最後的準備。我們約好在撒拉孟加見面，我在瓦亞多利籌備最需要的東西。我願以真正貧窮的方式開始，雖然缺乏基本需要，我一點也不掛慮。

那幾天，主人的大女兒艾絲得亞的未婚夫，為感謝我替他做的事，拿了一枚金幣放在我手中說：「若翰納，為妳和艾朗神父創辦修會用吧。」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錢，一枚金幣在當時值不少錢，我立刻想到窮人，可用這錢讓他們吃一頓熱飯，我給了他們。

1871年12月6日，我同賀露笛絲(Gertrudis Garcia)、貝得拉(Petra Piernavieja)和希比亞娜(Cipriana Vihuela)三位願意度修道生活的女青年去撒拉孟加。艾朗神父也和我們一起去。

我們四個人儲蓄的錢不多，總共算起來才五百元。所以我們搭最便宜的車子上路。一輛馬車把我們載到撒莫拉城(Zamora)，過了一夜，繼續向撒拉孟加出發。當地的冬天，寒氣刺骨，幾乎凍結了人們的呼吸。但是我們很高興，我們內心的熱火超越了溫度表上指示的零下三、四度。因為坐的是破舊車子，我們走了將近兩天的路，7日傍晚才到撒拉孟加。愛米莉和修道院的院長耶穌會神父和幾位願幫助我們的朋友在大廣場上等候我們。

我們先去克利西亞(La Clerencia)聖堂，感謝天主，以後便住進了名叫聖若瑟的房子--是因為房子大門的上面有聖若瑟像--這所房子在Gibraltar街上，距離兩座大教堂都近。我們租了這幾間房屋，作暫時的修院。歷年來我們耶穌孝女會的修女都對這座落在城內一角的初期修院有親切感，因為它是修會的搖籃。

我一進屋，感動極了(記得那天晚上只有一盞小油燈)。我親吻著地板，擁抱著牆壁感嘆道：「這裡是我永久的平安與安息。」

艾朗神父也感動了，他簡短地向我們說了幾句話：「這是天主的工作，靠妳們自己，是無能為力的。要忠心依靠全能的天主，和無玷聖母的助佑」。他也說了別的話，但最深刻的是上述的意思，這幾句話使我的心靈豁然開朗。

不久，大家都離去了，只剩下我們五個人，最初的耶穌孝女。房屋髒亂寒冷，前途陡峭，困難重重。但是我們的理想，超越一切恐懼和未知的變數。

那年12月8日

剛住進去的第一夜，我不能入睡，整天的經歷在我腦海中迴響了一番。我用了相當長的時間祈禱。把我的一切願望、怕懼和祂利用這極卑微的工具所要開始的事業，通通奉獻給祂。

黎明，天還未亮，我們便起床，打開大門，準備去克利西亞教堂，好驚奇！外邊成了銀白世界。兩座大堂的鐘樓和尖頂都變成銀色，衝破了黎明時的黑暗。只有我們是那美麗時刻的見證人。大地也穿上潔白的禮服，與我們同慶聖母無玷的大節日。

我們五人靜默地向聖堂前進，預備參加艾朗神父將要為我們舉行的感恩祭。經過大學時，看見fray Luis de Leon的塑像，披戴著會服的白風帽，在黑暗中，莊嚴雄偉。這位奧思定會士教授，十足地反映著當代的文化和藝術。這位教授的側影使我心生畏懼。多麼諷刺的人生！或更好說，天主的道路是多麼難以猜測！我一面小心踏著泥濘的雪路，一面這樣想：我，一個卑微的小女孩，剛學會了一點西班牙國語，竟敢在一座有大學文化的古城--撒拉孟加--創辦一個專務青年教育事業的修會，我非常清楚的意識到，這不是我的事業，我只是一個工具。正如聖十字若望所說：「雖然是夜晚，我確實知道水流的泉源。」

我們非常虔誠地參加了艾朗神父舉行的彌撒，是在聖堂內，旁邊的聖依納祭台上舉行的。我又看到聖人手中拿著的那本**神操**。回憶起我孩童時在多祿撒所瞻仰和所求的，那時不了解自己在求什麼，今天完全明瞭那本書內的涵意，是我將建立的事業的基礎。

回到修院，我們設法盡量擴大慶祝聖母無玷節日。這是我們修會歷史上，第一個無玷聖母節，我們雖然很窮，但是我願意從創會之始，全修會的人都要充滿喜樂，以過節的氣氛來慶祝我們天上母親的節日。

一位叫歡納(Juana Gomez)的女青年，在這一天，加入了我們的團體。她成了我們的第六位成員，使我們過節的快樂更加完美。

我們都高興地慶祝，每人的興奮喜樂，都誠於中，形於外。只有我，不敢表達我內心的隱憂。在這麼特殊的慶日，我只能給姊妹們吃一點熱湯。中午，我們正要開始吃午餐時，忽然彭巴都(Bombardo)神父派一個男生，給我們送來一籃食物，補足了我們的缺乏。你們可以想像我當時的感激和喜樂！不只是因為大家都吃了豐盛的午餐，更是因為這件事，證明我們有需要時，天主便臨在。在我一生中，多次發生同樣的事。當我們貧困無助時，好像水已淹到脖頸時，天主就藉朋友恩人的手來救濟我們。

當天下午，到了修會正式成立的時刻，也可說是為這個事業舉行奠基典禮的時刻，我們預備了一間臨時小聖堂，下午四點，艾朗神父親自來舉行這個簡單的儀式，他講了一些鼓勵我們的話。這裡，我告訴妳們幾句銘刻我心的話：

「按照世俗的眼光，妳們人數少，素質差，但不要緊，因為事業不是妳們的，而是天主的。祂清楚知道，祂所選的工具是誰。」

另外一句話使我充滿希望：

「無玷童貞聖母瑪利亞，常常是妳們道路上的明燈。」

然後給我們每人佩戴上一個標誌，帶在裡面的是一條白色毛布聖衣，中間繡著藍色IHS徽號。這是表達我們選擇了耶穌，祂將是我們生活的中心。

數月後，我們穿上會衣，不顧當時全西班牙吹著反對教會神職人員的風。

艾朗神父當眾說明，我應該作這個團體的母親和長上。從那時起--因為是聖母啟示我的--，我把領洗的名字，改成耶穌瑪利亞甘第達，同時院內院外的人都開始叫我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Madre Candida Maria de Jesus)。

天主賜我充滿神慰和喜樂，如同在瓦亞多利時一樣，祂清晰地在我內心召喚了我，我再一次向祂回答說：「是」。

開始向前邁步

最初幾個月，我們專心學習，每天清晨懷著喜樂和希望的心情，來開墾這條道路。

我們開始第一期的培育，初學，準備誓發我們所渴望的貞潔、神貧和服從三願，這是對天主、對教會的承諾。

我的初學生活很特殊，因為在我自己吸收這種修道生活的同時，還要培育第一批與我同時入耶穌孝女會的青年們，當她們的初學導師。這些都由我一身承擔，好難啊！所以，在最困難的時刻，我一再重複：「靠我自己，什麼都不能做，但依靠天主，我什麼都做得來」。如此事情就解決了。

從祈禱中，我得到每天生活的力量。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培育上。

那時艾朗神父被派往撒拉孟加，他給我們打下神學和修會生活靈修的基礎。有他陪伴我們，使我們的事業更堅固穩定。我們在他的教誨下吸收了聖依納爵的神操精神，如此，建立了我們修會基本精神生活之一。

我們也要學文法及其它課程。那時，在我們小團體內，只有貝得拉是合格教師，我們每天都用不少的時間，跟她學習一般知識，我知道我們的生活需要知識和文化的素養。

那時很少女生讀大學，但我超越了時代，我認為修道人應該受高等教育，有大專畢業證書，在我們的學校教育青年，才能教授知識學問。當我們的修會成長茁壯，並且環境許可時，我努力做到這一點。確實，撒拉孟加和其它城市都需要我們的學校；歷史告訴我們，那時有百分之六十的婦女是文盲。在這方面我毫不懈怠，總是不遺餘力地安排我的修女們讀書，充實自己，好能開辦學校，使青年受到理想的教育。為這些工作，我費了不少心血，受了不少的苦。

除了上面我給你們說的以外，心情愉快才能喜歡工作，友愛團結才能超越貧窮和勞苦。雖然生活清苦，但修院內常充滿喜樂，使那些前來拜訪的人驚奇不已。他們不明瞭，為什麼我們在這麼貧困環境中，還能如此幸福。

我根本沒有空閒，要花許多時間寫我們耶穌孝女應遵守的會憲。為寫會憲，我加倍祈禱，做補贖，求天主光照我的理智。在艾朗神父的指導之下，以聖依納爵會憲原文為基礎，用我笨拙歪斜的字體，一筆一筆的塑造我修會的模式。經過了不少時日，在老房子內的舊胡桃木桌上抄寫，多麼辛苦啊！

終於寫完了，天主知道我為寫會憲做了多大的努力。在1872年復活節，我把會憲原文呈交給主教，很快蒙他批准。三天之後，便收到教區主教頒發的批准本會立案的公文。

你們還記得嗎？就像我在多祿撒得到父親的准許入會一樣，我又感動的哭了。面對天主藉我實現的事業，我卑微的心靈充滿了莫可名言的感恩和喜樂。

艾朗神父離去

修會歷史有記載。所有大事業，連我們的事業也在內，天主興辦的，便有它的困難和阻礙。當黑雲密布遮起陽光時，四週便一片漆黑，連一絲光線都照射不到。這是鍛鍊信德的好機會。這種生活經驗，促使我成為導師。

時光過的很快，八月暑假到了，雖然是休息的季節，我們照常繼續我們的培育課程、祈禱、上課。修會成立不到一年，誰也料想不到，那個暑假中要發生的事。

耶穌會駐馬德里的省會長忽然去世了。新繼位的省會長是Juan Lobo 神父。很可能他不喜歡艾朗神父對我們的關懷、照顧和領導。也許他認為我們的事業不鞏固。不只他一人有此想法，其他嚴肅而可敬的人物，也預言我們修會只有幾個月的壽命。我已習慣聽這類的評語，也很了解這種消極的論調，但是我早已決定全心依靠天主。

耶穌會新省會長把艾朗神父調到離撒拉孟加相當遠的地方，已經到了所屬區域的邊緣，調到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修院。照地理形勢已相當遙遠，加上當時交通不發達，顯得距離更遠。

記得八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正在認真工作，以致沒聽到艾朗神父開門進來的聲音。是不是一種預感？天主的光照使我知道他來訪的動機。他尚未開口，我已看透他緊張的因由，我順手拿起一張紙條寫說：「因服從而被調遷」給他看。他一看我在他解釋之前，便明白他的來意，心裡很感動。至少我的態度，減輕了他心靈的負擔。因為報告這種對他並對我們關係重大的消息，的確太難開口。

他是這樣地迅速聽命。他是來辭行的。他來時，便有修士到火車站替他買當天下午的車票。我知道天主不准他那麼快就走，他必須在撒拉孟加多留幾天，親自看到第二批入初學的姊妹們。果然不出我所預料，不只當天沒有車票，以後幾天也沒有。

他的行程遲延了一個星期。我們利用這幾天，聽了他最後的教導，大家都銘刻於心。我們確實還有很多要跟他學習的。

起程的日子終於到了，那是多麼痛苦的辭別！他沒有說話，給我們留下服從的榜樣，憂傷靜默地離去。我們像孤兒一般，失去了他的支持與保護。

我接受這考驗；但這時刻我只有緊握著信德說：「天主是我們的父親，祂永遠不捨棄我們！」

在自己的軟弱中，我還能提起精神，設法減輕大家的悲哀，幽默地說：「野狼神父來活吞我們了。」

處於瓦礫和障礙物中

艾朗神父走了，我們要繼續跟他來往，唯一的連絡方法是通信。當時的郵政服務不是我想望的那麼快

速。而且寫信要明智，因為有人檢閱信件。我以後會告訴你們。

彭巴都神父在可能範圍內設法代替艾朗神父，盡力協助我們。在那時局極不穩定的時刻，他的幫助真是寶貴。雖然困難重重，我內心沒失去原有的平安和喜樂。

使我喜樂的原因，是好幾位青年申請加入我們的新修會。她們並不介意我們赤貧，也許正是神貧聖願吸引了她們自願奉獻於主和兄弟姊妹們。1872年年底，我們已是16個人的團體。修院為我們太小了。你們可想像，以我們經濟的條件，不可能租到理想的房子，在尋找新房子時，遇到很多困難，奔走了好久，最後找到一棟較大的房子，位於聖保祿街，靠近河邊。在撒拉孟加，大家稱它為和睦之家(Casa de la Concordia)。大概是因為在十五世紀，兩個有名望、有勢力的家族互相敵對，最後是在這裡和解的。這房子中央的拱門上，用拉丁文書寫著一句話，意思是勸勉人和睦相處。

房子的名字很美麗，暗示西班牙有一段時期政治不安定。在撒拉孟加和其它城市，為了第一次的民主革命，不少公民度著不安寧的生活。就在這種動蕩不安的情況下，我們於1873年2月搬到新住所了。

住進新家八天之後，突如其來地，沒有預先通知我們，一天早晨，幾位政府人員，進了我們的家；交給我們一張公文，說要拆毀圍牆要拓寬修直聖保祿街道。

問題很嚴重！我們無論如何抗議和懇求毫無效果。租新住處和維修以及搬家的費用，把我們儲蓄的錢完全用完，不可能再找別的房子。在這種困境中，我覺得責任重大，不能要求修女們住在這裡，作英豪的犧牲。我向她們說明各種危險，告訴她們每人可自由抉擇，或暫時回家，或寄居在城內的親友家中。

大家都異口同聲回答，她們絕對不走，且熱切地懇求我准許她們跟我在一起。她們的表現，使我非常感動。她們的聖召是那麼堅固，精神是那麼勇敢。你們想，我能不高興嗎？

在我的生活中十字架愈來愈多，但我的欣慰超越了當時的艱難。以後會告訴你們；我在主內體驗出更大的幸福。

我們大家都住在那裡，好幾個月住在圍牆拆下來的瓦礫中，在偏激派革命份子打掉拱門的石塊疊成的障礙物中度日。

我們過著驚懼的日子，像前幾天早晨突然來拆圍牆的那一刻一樣，例如，我們小聖堂的三根橫樑忽然倒地，我們想整個房子要塌下來了，好驚險！

但是常有善心人士關懷我們。在危險時刻，朋友們沒讓我們孤獨。特別是晚上，他們怕萬一發生意外，沒離開我們，陪我們看顧這個沒有圍牆的家。

我們戰戰兢兢地過了不少時日。現在拱門上的石頭又建築起來。修院裡平安寧靜了。我們滿懷希望，等待十二月的來臨。

貞潔、神貧、服從三聖願

聖母無玷瞻禮接近了。從1871年12月8日，至今兩年已經過去了。早期入會的初學生結束了初學培育，我們將在聖堂公開誓發三願了。

照規定，為準備發願，我們在彭巴都神父領導之下，作了八天神操。在靜默收斂中，我感覺到強烈地與主親密結合。在憂慮惶恐時，明瞭自己更應該加強依靠天主。只有如此才能使我勇敢地負起責任，解除壓力。天主再次使我體驗到：「祂既然給了我願望，也必賜我恩寵和力量。」助我繼續屹立迎戰，同時支持所有的姊妹。

12月8日到了，這次沒下雪。最大的遺憾是艾朗神父不在。喜樂中含有一些悲傷。但是我們都有一顆順命的心。

清晨，小聖堂裝飾著蠟燭和鮮花。修女們的家屬和親友跪滿了長凳。主教主持感恩祭，領聖體前我們初學期滿的第一批耶穌孝女來到祭台前，當眾「誓發貞潔、神貧、服從…」三聖願。念誓詞時，我的聲音顫抖著。我如何表達內心的感受呢！對天主說聲「是」，我由衷感到深湛的喜樂。祂從我少年時召喚了我，在陰霾和冥晦中，我答覆了祂。但不論是過去或現在，耶穌始終是我的一切。

繼續已開始的道路，有時確實是荊棘叢叢，困難增加了，然而對天主的依恃，我有十足的安全感。

你們不要想我在這無玷聖母大節日，只覺得甘飴神慰。那位從瓦亞多利省便跟我來的女青年希比亞娜，初學期間很有精神，一切正常；到發願前夕，退縮了，覺得服從聖願為她太難，而離開我們，回家去了。兩年前的六位創始人，此時在祭台前少了一位！在修院內留下的空位，使我心中感到空虛與痛苦。

三王的禮物

在鈴鼓和歌聲中，聖誕節來臨了。修院內的姊妹們充滿過節的喜樂和事奉天主的幸福。我們雖然貧窮，但聖誕前夕的晚餐，不缺果仁糖，聖誕節的午餐也有豐富的菜餚。

今年三王給我送來一份好禮物。我們籌備創辦的學校，快開學了。

當時已有幾位修女取得教師證書，可準備教學。1874年元月，在我們老房子內，籌措了兩間上課的教室。

我們是第一個女修會在撒拉孟加辦學校。我非常高興能為本城提供它所需要的教育中心。

元月初的一天早晨，聖保祿街上熱鬧起來。在我們修院門口更是充滿孩童們的歡笑聲，歡樂的呼叫著，她們爭先擁進學校。

我興奮極了，過去的辛酸痛苦，換取了今天的欣慰是划得來的。我的想像比時間跑得快，我好似看見來日在許多學校內，教育著千萬學生。不多想了，將來都會成功的。

市府當局樂見我們開辦學校，民眾更是歡欣鼓舞。在當時的混亂時期，不分黨派，大家都同意我們興辦教育。不論是教友或反對神職者，都來祝賀我們新創辦的學校，因為藉此，才能改善當時的人民缺乏知識和減少文盲。

開學的當天，我想起艾朗神父關於我們所說的那段話：「這些修女，是為了教育住校生和走讀生：富有的和貧窮的，在本地或外地的…」。

確實是這樣，我們的學校是為撒拉孟加市區和省屬各鄉鎮的女學生所開辦的；不分社會階級，有繳學費的，也有免費的。我不能忘記那些窮人！大部分的學生是走讀生，但是我們也籌備了幾個房間為住校生。今天是撒拉孟加，將來如果天主的聖意讓我們修女的人數陸續增加，誰能阻止我們向海洋的那一邊發展？我急切期盼迅速實現我一生的願望，就是「男女兒童的公教教育」，並且「到最需要我們辦學校的地方去」。

在學校開始上課的同時，也開始了主日學，為給那些勞工女青年利用假日有讀書的機會，特別為那些在鄉間的女傭。我經驗過，離開自己的本鄉，在別人家服務的痛苦。從開始我便特別注重這些課程和女孩們的訓練。在我們的學校裡，我會抽出時間來培育這些女孩。

感謝天主，事業進行得很順利。主教也常鼓勵我們。耶穌會神父在學校和主日學，都積極地參與我們的工作。在我們開始的教育工作中，幫忙不少。

可是好景不常，我享受的欣慰和安寧並不長久，天主又要我在艱難中奮鬥。下面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一件大事。

開學還不到三個月，撒拉孟加的耶穌會神父要被逐出境，主教作了最大的努力，也留不住。上次在1868年，政府下令驅逐他們時，主教曾設法留住他們在自己的教區工作。這次卻沒有成功。

一夜之間快速變化。馬德里的政府首長通知彭巴都神父在三天之內必須離開撒拉孟加，這道命令是如此不正義，且執行的是如此嚴厲，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1874年4月4日，耶穌會的神父們便出發到充軍地去了。他們的離去，非常影響我們的學校。但是我曾經體驗過比這更大的困境。所以我再三沈著地向我的修女們說：「我的女兒們，發信德吧！」

蒙地亞諾的古宮殿建築(Palacio Montellano)

學校在狹窄的共高底亞(Concardia)的房子裡，仍繼續著日常的步調，老舊的房子似乎擴大了，容納著許多人，也提供了多種的需要；除了教室以外，還住著住校的學生，當然修女的團體也在內，且房子的一部分充作初學院。感謝天主，在那困難的歲月裡，沒有缺少聖召。那棟房子幾乎要倒塌了，雖然我們也整修了一下，但仍然是一棟大而破舊的房子。

迫切需要找另一棟房子，但是我們的貧窮又能作什麼呢？買一棟，不可能，更不可能建造一棟。在那時候有許多學生想進我們的學校，但因學校沒有地方，而不能收容。我們感覺十分無奈，經過多次辛苦的尋找；終於有一天，烏雲過去了，呈現了晴空，教區的主教--就是納西索(Narciso)主教給我們買了那棟蒙地亞諾的古宮建築。

這棟房子保有這個名稱，是因為那擁有此頭銜的家族曾在此住過一段時期，後來聖三修會的會士曾多年以此房舍作為學校，直到房子被政府徵收，會士們被驅逐出境。當時這房子已很破舊，但寬闊，所以被當作倉庫使用。

一天，在我重病復元期間，主教客氣地親自來告訴我這個消息。意想不到的驚奇，使我的靈魂充滿了喜樂，雙眼含著淚，只能說：「這是無玷童貞聖母的禮物」。我經常把我的痛苦和願望，託付給她。

然而搬家也沒有那麼快；辦理必要的手續及修理工程就花了兩年，等待的時期，感覺好長啊！最後，在1877年9月，我們搬入新的房子。

落成典禮竟是城中的一件大事，學生們非常高興，家長們也很喜樂，撒拉孟加城也為此舉振奮一時，因為我們的教育工作，已被城中的居民認同了。

在主教面前簽署了一份有關新學校組織的文件，責成我在學校工作的修女姊妹中，要培育九位具備合格教師的資歷。關於這項必須的條件，我也有所準備，在開始的時候，多位修女姊妹都到師範學院去讀書。當時的婦女讀書是一件不尋常的事。對此事，我非常努力認真。人們也許可以對其它的事抱怨，但對此事，即我對修女姊妹培育的關心，我留下了堅定而明確的實證。

我不僅促進修會姊妹的進修，同時也鼓勵有能力的學生繼續深造。最初幾年裡，一部份住校學生，伴隨修會姊妹到師範學院讀書，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歷；有時說服家長也不容易，因當時的社會不鼓勵婦女有高深的學問。我促使女孩讀書的理念，跟當時撒拉孟加的實況相抵觸，雖然經歷了種種的困難，可是我沒有灰心，我確實知道，時間會證明我的理念是對的。最後有許多校友為此事而十分感激。

我們盡力以各種方式使學校順利進行，其餘的就由天主來成全了。這座學校招生很快就登記額滿，第一年就超過了三百人。學校的教育及教學法非常特殊，引起不少人的讚賞。不僅在撒拉孟加城，在其它城市也談論這所學校，甚至選它為模範學校。我不會因此而驕傲，因為我相信天主跟我們在一起工作。

撒拉孟加的無玷童貞瑪利亞學校，經常帶給我們高興與喜樂。聖堂裡那尊聖像，每位耶穌孝女都非常熟悉，她看到一代一代的學生，由慈母像前列隊經過。在這所學校的圍牆內，大家都獲得了靈魂及肉身的成長。我的願望是每個人都能成為完整的婦女及偉大的基督徒。這是在學校裡追求的目標。

在家裡的痛苦

許多月份過去了，甚至許多年也過去了。困難及煩惱仍繼續不斷的發生。最初是在共高底亞的家沒有平安、不和諧；後來在撒莫拉街的學校沒有平安、不和諧。我從來沒有缺過痛苦。但是有些痛苦是直接錐刺內心的。這些痛苦與不安，是因經濟貧乏所引起的。這類痛苦在我生命中累積了不少經驗。記得在那段時期，我們靠借貸生活，日復一日地，全依賴天主的照顧度日。學生的學費很少--因為大部份的學生是免費生--不夠解救生活的困難。但是我都能以喜悅及某種程度的快樂來承擔。我何嘗不願意在豐富的資源中度日！

另外有一個十字架緊壓著我。我本來不是一個十分健壯的人，而這個十字架逐漸地在損害我的健康。我的意思是說，在團體內有一些不良的行為。可憐的貝得拉修女脾氣暴躁，身心又不平衡，經常折磨我們，她又過份自我膨脹。請你別忘記，在我們創辦修會的前幾個月內，只有她是唯一的合格教師，她自認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並且優越其他的姊妹，在團體的人際交往上，經常發生衝突。

我很愛她，但是她的行為又使我痛心，正因為受傷害的是她自己，所以我經常在別人面前，耐心地為她的態度說情，然而她給團體共融及工作上所帶來的困擾及每天所製造的問題，實在已無法容忍下去了。

她是一個病人，因此我設法幫助她。我努力愛她，但她消極的態度與暴力加給團體生活的傷害，使我生病了；甚至有生命的危險，竟使我一時失去了說話的能力，經過好幾個月才恢復了。

我為此意向常常祈禱，並把這個問題託付天主。最後一切都解決了，貝得拉姊妹發覺自己的脾氣不適合團體生活，自願離開修會。此後我們多次相遇，她後悔過去的舉止，其實我已經忘記了。我們的友誼並沒有中斷。

母親安眠在我的懷中

我從來沒有將創立修會的事情跟家裡的人提過，我離開家，已經給他們帶來了痛苦，我不願意再加深他們的痛苦。家裡的人以為我進了撒拉孟加一個修會，其它一切全不知道。我們剛剛搬到共高底亞的房子

時，一天，在毫無預料的情況下，我的母親來了，她竟不辭路途的遙遠和辛苦。在這之前，她從來沒有離開過那青山環繞的鄉村，但這次她竟然自己辦妥了一切手續到撒拉孟加來看我。

那是她第一次看到我穿著會衣，她感動了。我們談了很多有關爸爸及妹妹們的事，他們都願意來看我。談話突然中斷了，她對我說：「小若翰納，請給我介紹院長修女，我想跟她談談，並問她關於你的情形」。我回答說：「好，媽媽，當然你可以跟她談話」。

就在此時，修院中發生了一件事，需要我親自去處理，留下母親一人在客廳，艾米利亞修女來陪她，母親立刻查明實況。可憐的母親發現我把她捲入麻煩的事中，她受驚了。但後來我們單獨時，她沒有隱瞞她的焦慮和不安。「女兒」她說，「我認為你太年輕了，為承擔這樣大的責任，你千萬要有慈母的心腸，對待你的女兒們要非常慈善。」

可憐的母親帶著顧慮，返回多祿撒的家。母親的心，可能直覺到女兒為創立這修會所遭遇到的困難，雖然，我都儘量掩飾了。

幾年以後，我的雙親搬到聖塞巴斯提盎去了。我曾到那裡拜訪過他們幾次。因為我的健康不良，醫生們建議我洗海水浴，所以我就去多瑙西亞(Donostia)，幾位姊妹陪我一起去，因為她們也需要海水浴，我的雙親非常高興我們能住在那裡。他們快樂地給予我們無微不至的關愛。天主降福了他們的犧牲，雖然他們從來也沒有富裕過，可是他們已經克服了舊日的貧乏。

最後幾年，我母親的健康狀況日復一日地變壞。我也不驚奇，1884年7月家人緊急通知我回去探望。

我記得6日，中午時分抵達。我感覺虛弱，也沒有吃早餐。那時代，為了領聖體，需要一整個上午不准進任何食物，但我不放棄每日與主相遇的機會。

我發現母親的狀況不好。她認得我，但不能講話，她意識到生命即將終結。我離開一會兒，到本堂去參加彌撒、領聖體，走之前我跟她說：「媽媽，您別說什麼，您不會走，一定等我回來」。這次回到她身邊之後，再沒有離開她。我對這段時間，記憶猶新。大家一起念玫瑰經，她心中也跟著念，念到第四端聖母蒙召升天時，我求聖母帶母親走，她賜給了這個恩惠。念完最後一遍聖母經時，她便慈祥地安眠在我懷中。

為了我的家人，我在聖塞巴斯提盎(San Sebastian)，停留幾天。我們分擔了大家的痛苦和希望。離開他們時，心中大有安慰。

安琪拉，我最小的妹妹。我的膝蓋，曾多次作過她的搖籃，她要跟我一起來。以前多次她曾表達過要追隨我的意願；但我願意查明她的聖召是否屬實，故意拖延了一些日子。今天我很高興地同意她的決定。這次父親也贊成他么女的選擇。

到加利西亞省(Galicia)旅遊

我確實肯定我生活的動向是喜樂，我的心中沒有空間容納悲觀，因此縱然有許多痛苦困難，但從來沒有戰勝過我。

這些年來，我經過了很多的悲痛：數位修女的去世，這幾位修女，大多因為肺病而死，而且又是在修會歷史的最初幾年；當我看到她們正值青春年華去世，我的心就要碎了。只有鎮靜地接納天主的旨意，知道為每一位姊妹我們都已盡了最大的努力，我才能稍獲安慰。每當我記起艾米利亞的去世，我仍然會擅抖。憶及在克利西亞大教堂認識她的那個早晨，她為我是個好妹妹。在這有如黑夜的時刻，我只能說是：天主願意的，天主願意的..。

此外尚有許多內外的誤解。多次我知道主教公署的幾位神父跟某位姊妹共謀，窺視偵察我，並且截取當時我跟艾朗神父來往的信件。

你們已經都看到了，在我生命途中，沒有缺少過痛苦。如果沒有來自天主的力量堅強我，我的力量一定早已衰竭了。是的，就是曾經跟你們說過的，在困難中我對天主的信賴增強，天主從來也沒有使我落空過。

由於上述的種種情況，我的健康不良，醫生堅持叫我去洗海水浴，同時我也需要見艾朗神父，跟他訴心並討論修會的種種事宜，我珍惜這個為健康而去加利西亞海灘的機會。

那就是我去加利西亞及威高(Vigo)的主要理由。當火車漸漸駛入這一地區時，進入眼簾給我印象深刻的，是那碧綠的田野，使我憶起了我可愛的故鄉。當接近威高時，我不厭倦地觀賞那河口的美麗及優美的景色。

那是1874年的夏天，我來到這座城。艾朗神父在修會初期的艱難中離開了撒拉孟加，一直沒有機會再遇到他，這是多年後第一次跟他相遇。當年分離的痛苦是由天主手中而來，現在重逢的快樂也是由祂而來。

祂如此安排，我由衷地為這一切感謝祂。

這不是我唯一的一次到加利西亞來。修會重要的事件迫使我到此地來尋找解決問題的光照。到加利西亞旅行，海水浴及艾朗神父的談話堅強了我的靈魂與肉身。

我當然希望那幾年能在聖地牙哥或威高創辦一所學校；但是我知道時機未到。我也確實相信我的姊妹們將來會寫這一頁歷史。

那時候，艾朗神父遣送第一批加利西亞青年到初學院來，她們竟成了很多人的先鋒。我以感恩的心說，以後的歲月裡，加利西亞給了修會不少傳教士聖召。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對此地有特別的偏愛。

新的學校，新的歡樂

修會開始向外發展了，這些年來，我承受很多恩典，首先到卡斯提亞省(Castilla)，之後到巴斯各省。我的喜悅經常是：「願有很多女孩到我們的學校來」，並幫助她們在心靈上增強信德。

1875年，在撒拉孟加城外的貝那朗達(Penaranda)建立第一座會院。突然有個預感，教區的前任主教--黃亞敬主教正整理行李預備遷往巴塞洛納接受新職務。那一天，在辭行時，他跟我說：「可惜！我要走了，在貝那朗達看不到妳們」。突然我就跟他說：「今天下午我們就要到那裡去，沒有公車，我們乘馬車或騎驢去」。事就這樣成了。就在那一天，在這座城，我們完成了開學的手續，此處距撒拉孟加四十公里。

然後，1886年，來到亞來巴勞(Arevalo)，這個小鎮非常吸引我，因為聖依納爵--我的同鄉，在年輕時，曾在這裡住過幾年。我也很高興接納他們的邀請，來這裡開辦一所學校。

一年以後，輪到塞高維亞省(Segovia)的伯爾納德鎮(Bernardos)，這所學校除了為學生之外，另外也提供給工廠的女工們學習場所。那幾年，這鎮上，正興起了繁榮的毛織品及麵粉工廠。對我而言，城市或鄉村都是一樣。天主知道在創辦一個事業時，我們尋找那些「最需要我們學校」的地方。我們修會的誕生確實是為幫助世界上所有的人，而不是為任何階級的人，但我經常被弱勢的人吸引，所以在我的家裡，從來也沒有缺少過弱勢人的地方。

那時塞高維亞城也來要求建校，當時尚未考慮該項請求。但有一天，在祈禱中，天主令我瞭解祂願意那項事業。如果天主願意，縱然有大困難和阻礙，也不能阻止。這樣就開始動工了。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業。從來也沒有如此多的困難，又有如此大的困難，在路上絆腳阻撓，合謀反對我。首先是我的一場重病，幾乎喪命；原因是一個大雪天，乘馬車到伯爾納德鎮，著涼，得了肺炎，臥床數月，姊妹們都很驚慌，因為醫生們已宣佈無法治療了。

另外一次是乘火車到塞高維亞，火車出軌。我們躺在冰天雪地裡，也沒被凍死。就在一個松林的庇護下活過來了。

為塞高維亞的事業，使我來來回回跑了好幾趟。我曾經看過幾棟大而破舊且無人居住的房子，我想暫且可以充做幾間教室，先開始上課，然後再找更合適的房子。我查明那幾棟房子的主人住在馬德里。就在1887年炎夏，到那裡去了。我很少在西班牙首都住過。這次，在它的街道上多次奔波，竟將馬德里認識的瞭如指掌了。

在那裡停留了八天。登了不知多少人家的樓梯，也敲過許多人家的大門。從早到晚陪伴我的費洛美納(Filomena)修女，跟著我不停的拜訪各階層的人。大家都說好聽的話，但是沒有人伸出援助的手。我們返回塞高維亞，沒有找到房子的希望。

又經過多次徒勞的尋找，一天在聖三街上遇到一間合適的房屋。好像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但在簽租約的時候，一位答應捐

一大筆錢，以付初期費用的朋友，突然變卦了，真是意外！儘管如此，我依恃天主的心不搖晃，且繼續向前。最後，克服了這些困難，以及其它許多的阻礙，終於在1889年5月8日，我們舉行了學校落成典禮。

當你們念這幾頁時，你們可能會想，塞高維亞只有加給我的痛苦，事實不是如此，在這座學校給了我快樂及滿足，天主使我很快地忘記了這一些不愉快的事。這塊土地也是使我心靈受感動的地方。

在漫長的夏日黃昏時分，城堡的那一邊，日落時，天空變得又紅、又呈橘黃的美景，一股懷念造物主的情懷籠罩著我的靈魂，在那安寧和寂靜的黃昏，天主的臨在使我陶醉。

在塞高維亞的祈禱中，天主賞賜了我好大的恩寵。塞高維亞這塊土地曾被聖十字若望滋潤而富饒。我不知如何告訴你們在那些時刻裡，我體驗到跟天主結合的快樂與享受。如同有一天，在聖道明洞穴，「我神魂超拔，忘掉一切」，不知周圍所發生的事情。

多祿撒的創始人

到多祿撒去辦一所學校這個念頭在我的腦海中已縈繞了很久。那座城需要一所學校是很明顯的。就在那時候，修會已有數位吉布斯卡省(Guipuzcoa)的姊妹了。

那是我的地方，它吸引著我。雖然我知道世界是我的故鄉，到世界任何角落去宣傳福音我都會高興；但是巴斯各地方，有我的根啊！這樣你們就會明白到那裡去創辦學校的意念，令我多麼愉快。

在這件事上天主給了我勇氣並鼓勵我，祂也令我感覺出將來的諸多困難，而且不是小的困難。對此我已有心理準備。事實上我的直觀能力仍嫌短小。

我去找以前的神師--瑪爾定神父，我知道他的脾氣既暴躁又易怒，我很怕他的第一直接反應。因此，事前我已提醒陪我的若瑟法(Josefa Gonzalez)修女：「雖然他抬高聲音，但我們一定要沈默」。我們去多祿撒附近的一個鎮裡去拜訪他，他在那邊擔任本堂神父，在教堂門口我們就遇到他，還有另外幾位神父跟他在一起。

那時候他已知道我手中的一些計劃，關於我的計劃，不知誰曾給他講了些什麼，一見我，他立刻發怒，開始大聲責備我，誰都可以聽到他說，我是一個會搗亂，又會鬧事的人。

他對我說：「妳人會作修女就為這個嗎？」，「為騷動混亂世界上的人嗎？」，他繼續大聲喊：「妳最好留在修院裡，讓我們大家平安」。他還講了許多別的事，聲調更大。

我對瑪爾定神父的反應，已有了心理上的準備，但沒想到他會如此的發怒。那附近的人從窗口及門前望著，大家都很驚愕。彼此問：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竟製造出這樣大的醜事。

我非常羞愧的進了聖堂，真不知躲到何處是好。瑪爾定神父在我後面繼續大聲責備我。天主經的一句話來到我的唇邊：「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他更大聲喊叫：「妳以為我是魔鬼嗎？」我沒有失去平靜，就回答他說：「不，要理書上說--要時時處處防備敵人的進攻和追擊」，我真以為他要打我。他回答說：「妳要教我神學嗎？」

可憐的瑪爾定神父，他是一個好人啊！衝動使他失控。等到他安靜下來了，我仍前去請他幫助，請他出租他的一棟沒有人住的房屋用來開始籌設學校。

事實上，在那凶猛的背後，隱藏著一顆善良的心。激動過去之後，他答應幫助我。無論如何，要謝謝他，因為他，我們才有那所學校；起初我給它取名叫若瑟之家。後來，過了一段時間，他竟把房屋贈送給我。雖然未能用來開辦學校，但是出售那棟房屋的錢幫助我解決了許多傷腦筋的問題。他的慷慨並未到此截止。在他臨終時，曾宣佈我是他唯一的繼承人，雖然他的財產不多，但是逐漸幫我們清償不少的債務。

這是我的大難題。為了付學校房屋的租金，我的負擔已被迫至眉睫。債權人急迫地催促我。甚至用扣押來威脅我。我好痛苦啊！看來我應當沿門求哀矜。

天主沒有讓痛苦離開我，甚至修會內的一些姊妹也抱怨我，她們說我是個瘋子和魯莽的人，並且也不會理財。對於後面的控告，我幾乎笑了，因為沒有財產，如何去理財。關於前面的控告，她們可能有些理由，因為我從來不受本性智慧的引導。當我明白那是天主的旨意時，即使在疾病中，也決不放棄我的路：為了種種不愉快的事，我在多祿撒生了重病。

1888年10月12日，在許多困難中，我們開辦了學校。經濟繼續困難著，我被債主逼得喘不過氣來。但是我們的學校，卻擠滿了學生。

看到每間教室裡滿滿的學生，多麼高興啊！在我的生命深處，多次是快樂勝過痛苦。在生命中我經常有「付出一份而獲百倍賞」的經驗。

六月裡，學生家長及長官們親臨期末的考試。大家都目睹且驚奇學生的進步。多祿撒的學校受到肯定，信譽卓著。在如此多的快樂與滿足中，我經常跟姊妹們說：「天主支持並施恩於我們，我們應當滿懷感激」。

結交西班牙的顯貴

我很容易跟人來往，這是天主給我的一個恩惠。在我一生中我維持了許多深厚的友誼，這不是我的選擇；生活中種種的變遷，有時他們的行程恰好與我的行程相遇。我與富人、窮人、修道人、在俗者，及在工作環境中遇到的人都有來往。

你們不要驚奇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些是西班牙的顯貴。以我的簡樸會令你們奇怪，但事實是如此。跟幾

位顯貴的家庭結交的友誼，他們確實對我當時的事業給了許多的幫助。

剛到撒拉孟加不久，我即認識了玫瑰女士(Dona Rosario Gonzalez de la Riva y Trespalacios)，她是侯爵夫人。她經常來克利西亞大教堂跟彭巴都神父辦告解。我不知這位神父跟她談論了我什麼事情，但她一直在找我，直到找到為止。從那時起，開始了我們之間的友誼，直到她逝世；透過她的丈夫--奧古斯丁先生(Don Agustin Maldonado y Carvajal)--讓我租到了共高底亞的房子，在那裡我們開辦了我們的第一所學校。

雖然這幾位在馬德里都有寓所，但是為了陪伴子女，經常來撒拉孟加，就住在他們保祿街上的一棟宮廷裡。侯爵夫人經常到我們家來。或許她欣賞宮廷的高貴、豪華與我們家的簡樸、貧窮的對比。她喜歡跟我敞開她的心傾訴她的家庭及社交的問題。

幾年以後，我又跟一位有名望的人來往。我經常去共高底亞，好多次跟依利沙白公主(Dona Isabel de Borbon)相遇，這位公主是亞爾豐索十二世(Alonso XII)的妹妹。公主非常和藹可親，西班牙人親切地叫她「扁鼻」(chata)。

好幾次她請我去依爾代豐索宮(la Granja de San Ildefonso)拜訪她，距塞高維亞很近，是西班牙王室休息、娛樂消遣的行宮。我很難忘記，1890年8月第一次的造訪。她領我進入她私人的房間。我對王宮的豪華吃驚了！我不知讚美什麼：是瓷器的鐘錶或奇異的水晶燈飾？實在說，雖然主人款待我宛如她的一個好朋友，但我在那裡有一點不自在。

許多的恩惠都當歸功於我跟公主的友誼，這絕對不是個人的恩惠，我從來也沒有為自己請求任何的東西，而是為了事業及學校。這些事業為當年的西班牙，確確實實地執行了一項社會服務。

依利沙白公主，在那時候也協助我們在塞高維亞省柯卡(Coca)及艾斯比納(Espinar),兩個大鎮創辦了學校。

辦這兩所學校沒有經過很多困難。一切差不多都安排妥了：已找好了房子，修理的工作也都做了。公主及鄉鎮公所也竭力幫助，使學校，雖然樸素，但一切準備就序。我們到達這兩座城鎮時，幾乎像勝利凱旋。艾斯比納的學校開幕那天，熱鬧的場面好像廟會；鄰居不論老少，安排了一個慶節來致賀。全村人都到火車站去迎接我們。一下了火車，就看到大批群眾，我們的腳踏到地時，就有人大聲喊說：「感謝天主帶給我們全村祝福」，大家鼓掌歡呼。

由我的貧窮中，我感謝天主這次所給的歡迎及其它的方便。在創辦其它的事業時，我從來沒有經驗過這樣的順利。我接受了，如同在其它的機會上接受挫折及困難一樣。現在的水是由平靜的小溪及柔和的兩來的；以前的是由湍急的河流及烏雲暴風來的。總之，都是由同樣的泉源中流出來的。

會憲--導向正途

我們需要撒拉孟加主教最後批准會憲及會規。為使你們瞭解這些詞句的意義，我告訴你們那些將是我們神修的基礎，或者說是我們在教會內生活的理由及方式。是我們團體生存的具體途徑。自然，常常是福音的要求及徹底性的依據。

1872年，修會成立了數月之後，當時教區主教--黃亞敬暫時降福並批准初次的會憲。但是，生存了廿年以後的今天，必須重新修訂以前的會憲，應加上幾點，使耶穌孝女在教會內的身份更為清晰明確。總而言之，我所說的就是補充並完成初期的會憲。

這不是一樁無足輕重的事。我非常清楚。該在會憲原文中，常呈現出天主對我們的旨意；那個神修--我們可稱之為神恩--那些是基本的，要永遠存在我們修會的歷史裡。

我全副的精神和肉身，日夜投入這項工作。我做了很多祈禱並且守齋，目的是求天主給我靈感，並在這項工作上領導我。

這件事耗盡了我所有能支配的時間，在那些日子裡，我沒有享受外在的平安，但我認為，雖然有許多暴風雨，我始終未失落過內在的平安，那時我完全投入創辦塞高維亞及多祿撒的事業中，在那裡我也經歷了許多憂慮及傷腦筋的事。

黃亞敬主教離開之後，我也曾跟其他繼任的主教們有過困難。當時，大部分修會都是隱修會，一小部分為半隱修。有一些人不能明瞭為什麼我們的修會沒有鐵欄、不隱居。但是我們怎麼能被關在修院的小房間而又要為青年人服務呢？為了讓人瞭解這一點，我花了許多精神去解釋。這是當時人們的想法，甚至幾位主教也是這麼想。但我很清楚，我們修會的誕生是為了要到世界需要我們的地方，而不是關在隱修院內。天主這樣使我感受。為了保衛修女的新生活方式，我奮鬥了很久。

繼這個困難之後，又來了一個不小的困難。當時，撒拉孟加主教--多瑪斯·加馬拉(Tomas Camara y Castro)--是奧斯定會會士，他企圖將我們的依納爵規則會憲的更換為近似奧斯定會會憲。我非常欽佩並愛慕這位教會的聖者，但是我的神修是另外一種。我一生尊敬並忠於這位主教，但在這事上，我不能讓步。如果必要，

我要去羅馬。在這一點上，我保持堅定。我不能更換我們修會的本質。最後，他瞭解了。

多少的痛苦和誤解！我靈魂深處感到十分的孤獨！艾朗神父在遠處，你們知道，當時根本也沒有電話，信件又遲遲才能到達…！

在那些日子裡，我坐在辦公室或進入修院的小聖堂，期能忠於受之於天主的靈感，編寫這決定性的會憲。艱苦的日子，好像一片黑暗，沒有出路；但是至潔聖母會幫助我，她不是經常這樣作了嗎？

我確信她幫助了我，而且是以料想不到的方式。為了家庭的事，迫使艾朗神父自加利西亞到瓦亞多利去，在那裡他停留了十五天左右。我感謝天主，為了討論會憲，我跟黃琴娜修女(Joaquina)也往該城去。他的話使我們有安全感並有鼓舞的作用。我們一起檢討我所寫的一切，他指導並幫助我把修會的基本文件作成了決定性的文獻。

艾朗神父曾在我過去常去尋找光照的玫瑰聖堂為我們獻了幾次感恩祭。事隔廿多年了，那第一次的直覺感受，今日已成了事實。天主降福那位大信德的人及我的怯弱無能。

天主繼續不斷地賜給我們恩寵。終於在1892年元月，多瑪斯·加馬拉主教最後批准了我們的會憲。這一步為我們很重要，如此我們的修會才能在教會內受肯定，並鞏固地存留下來。

麥地納城(Medina del Campo)

多次想在麥地納城創辦事業，因為它位於由撒拉孟加到多祿撒必經之地，並且又經過我們在塞高維亞的四所學校。在這座城的火車站，我們常常換車並且等候火車，麥地納是那時代的交通樞紐。

那時，想要再創辦另一個事業，有如烏托邦。並不是因為缺乏修女。感謝天主在撒拉孟加初學院裡充滿了初學生，而且有幾位修女已獲得學位。但事情常是這樣：我們仍然跟以前一樣很窮。

在麥地納城有一家的大門經常為我開著：聖衣會隱修院，我經常在那裡留宿，每次都有一個房間給我。在那裡我感覺很舒服，我非常欽佩仰慕聖女大德蘭(la santa castellana)。在我青少年時，她的生活就激起我的熱情；我早就知道，她走的路，跟我走的路不同；但她的幾個神修特徵吸引我，例如她對耶穌的熱情愛火。在我的旅途中，如果經過一所鴿屋--她當時給修院起的名字--我一定前往拜訪。在麥地納我經常有機會去拜訪，因為多次我必須經過那裡；甚至有時候需要在該城過夜，等次日火車。無論什麼時候，那些純樸的修女都會給我開門。

1893年10月，我要去多祿撒，正巧在聖衣會隱修院，就在那時通知我說有該城一位神父願意見我。我去赴約，有兩位修女伴我同行，一位是我的妹妹安琪拉，另一位是瑪利亞修女(Maria Igarategui)。

依西多羅(Isidoro)是麥地納的一位神父，住在馬德里。他妹妹前不久去世，他願意把由妹妹得來的財產給修女創辦一所學校。他召我去，是為提供創辦學校的財產。

創辦新的學校是我的希望，而且又在麥地納，我充滿了興奮與快樂。我知道這座城需要學校。但是接踵而來的是我們當走又長又艱苦的路。依西多羅神父不是一個親和的人，他情緒起伏不定。是的，他有一顆好心；但是有時不知道如何遵循他說的話：今天白，明天黑。現在看的很清楚，過一些時候，水就又渾了。總之，跟他交往成了我的痛苦，他的脾氣變化無常，他的女管家--撒比納太太(Sabina)嚴肅非凡，常常節外生枝，使事情變得更複雜，她也大大地影響依西多羅神父。

三年之久不知做什麼。有時突然間急著要買房子，並開始安排整理學校；後又拖延數月，沒有任何消息。我有被夾在劍和牆壁之間的感覺，不知如何是好；也許我的話會影響他，惹他發怒，一切會前功盡棄。

有一次，因為麥地納的事業，我又去那裡。時值中午，我們又渴又累，幾乎要暈倒在他家門口，撒比納太太給我們開了門，但以不友善的眼光注視了我們。這位太太一定想接近中午了，可能要以午餐來招待我們。她非常不高興，這時候來的不速之客。沒有問候，也不讓我們進門，就開始發怒，大聲的叫我們走開。無法使她理性平靜，因為她不聽任何話。當時鄰居們的嘲笑及她口中一連串的責罵，使我們感覺十分羞慚。我們就離開那裡。這樣的場面，我們有過多次的經驗。

三年的歲月中，羞辱與痛苦從不間斷。聖衣會的修女們，目睹我的處境，大力地堅勵我。為了使我恢復力量，她們叫我想聖女大德蘭在麥地納創辦聖衣會修院時所表現的剛強，在逆境前，她喊說：「我主，我天主，當你願意給我力量時，障礙不會影響什麼！」

有幾次衝突十分強烈，我的修女跟我說：「姆姆，我們走吧，實在忍受不了！」但是看到那份事業是天主願意的，在困難前，我又膽識增強，不想退卻。我多次跟修女們說：「現在，十字架在

這裡，我們要堅持下去。」

最後依西多羅神父也理性下來了。本堂神父，一位天主教的人，影響他很大，他會夷平道路，排除困難並說服他，且把那件事情解決了。

我們看中了一棟大而破舊的房屋，名為瑪利亞夫人(Maria de la Cabeza)，這棟房子可以規劃成多間教室。但房地產上有繼承的問題，勢必要拍賣出售。因此買這棟房子就有了困難。當地有一富豪，能力比我們強，他對那棟房子也有興趣。

麥地納的人自己解決了那件事。沒有跟我說一句話，便在鄰居中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前往拍賣場。有人告訴我，那一群人大半都是共和黨及反教派的，我笑了。這件事反而幫助了我！事情發展的非常順利：當一位先生力爭加價反抗我們時，有人起哄，並向他發噓聲；他們大聲責備他把自己的私人利益放在家庭利益上。鎮上的人盡力設法為了他們的子女而把學校爭取過來。他們獲得了。我們的對手膽怯了，不敢再反抗鎮上人民，便由拍賣場退出了。

問題就這樣解決了。雖然仍有不少困難待克服，且還要以溫和的態度來面對依西多羅神父的慢怠及撒比納太太的狂妄言行。但當1896年9月7日舉行學校落成典禮時，全鎮的人都來參加，大家都很高興，一切的辛苦及犧牲都是值得的。

過去所發生的一切有什麼關係？「時間將會說明，麥地納的若瑟學校，多麼令耶穌及瑪利亞愉快愜意！」這是那時候我跟我的修女們所說的話。

總會長

八所學校，滿著學生，是我心靈的快樂。在創辦事業告一段落時，是我寧靜的日子，是跟學生們及修女們安靜共融的時刻。我跟年輕人很容易相處。在撒拉孟加的學校裡，我經常有機會接近學生。我旅行回來時，她們憑直覺就知道我已回家了。以各種藉口來尋找我。我也很高興跟她們談她們生命中的事情及經驗。這時刻讓我感到幸福，也是我享受的時刻。

就是在撒拉孟加，也沒有缺少吃苦。主教直接干涉創辦學校--請記得他曾贈予建築物--我們隸屬主教公署的管轄又多又大。有時候竟是過度強烈的控制。學校的校長經常是他指派的神父，我沒有辦法自由調動，並且這種隸屬，多次妨礙了修會的行政管理。

我正在多祿撒辦理幾項緊急的事，撒拉孟加主教公署來了一個緊急通知，令我召開修會大會。我想你們不瞭解這個名詞的意義。意思就是修會最高行政權威機構要選舉總會長，或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作修會中的重要決定。

這個通知有些奇怪。這不是正常開大會的方式。會憲上說的很清楚，通常是我應當以總會長的名義召集修會修女開會，並將結果呈報主教，我自創會以來就是總會長。

我有點吃驚，但不十分強烈，我知道在撒拉孟加的學校，有人策劃反對我，我沒有失去平安。我立刻服從主教的召喚，回來準備開會。我很清楚緊急召集令的理由：選舉總會長--那是第一次公開選舉。有一小撮壓力，很小，但很強烈，她們想把我排除在修會行政管理之外。

我非常平靜，不懷任何渴望。我不依戀任何事務，更不戀棧院長的職務。你們可以想像如果我沒有那重大的責任，我該多麼平安。但我至死要忠於天主的旨意。我有一清楚的意念：不管結果如何，我要在每件事情上找天主的旨意。

艾朗神父住在遠處，因距離遙遠，很少聯絡，他為此事飽受痛苦。他想我的痛苦遭遇太多了，在一封信上曾慈父般地忠告我：「不管結果如何，你不要煩亂；順從天主的照顧，祂會安排一切，為天主的光榮及我們的好處，一切均會對修會有益…」，實實在在擁有極大的平安，那些陰謀不會使我煩亂。

1894年12月20日是指定舉行修會大會的日子。我們召集了八所學校的院長，瑪利亞·依加拉修女—我的秘書和旅行伴侶，跟我，共計10人。僅有一位缺席：伯爾納德學校的院長因病未參加。

為準備大會，我們祈禱和退省數日。我的靈魂平靜並依靠天主。主教親自來做了彌撒。在講道理時，呼籲我們在選舉修會領導者時，要對天主及歷史負責。

在聖堂內，在他面前，我們把選票置放在祭台旁邊的桌子上。八張選票都寫了我的名字，只缺我一票，全體一致。

天主再次把重擔放在我肩上。我的姊妹們也信賴我。我知路程一定很艱苦。現在跟過去一樣「為了修

會的益處，我要奉獻我的生命...」。

告 別

世界上我所愛的兩個人走了。艾朗神父先逝世，數月之後，我的父親也走了。在他們生命的末刻，我沒能陪伴他們。兩個強烈的悲痛，相繼而來。雖然我是在奮鬥中鍛鍊過來的人，可是這次我的心也因受到打擊而感哀傷。

艾朗神父對使徒工作孜孜不倦，但體力漸漸減退，終於失掉健康。1896年6月生了一場重病，他的院長們將他遷移到勞耀拉的醫療院去了。

關於他都是不好的消息，沒有什麼希望了；我在多祿撒時，臨時有幾位修女陪我去探望他。7月6日我們陪了他一天，那是又痛苦又歡樂的一天。我們能跟他再相遇，當然很高興，但看到他的病情，也非常難過。在短短的幾個月內，他的健康顯著地衰弱了。

看到我們，他感動了。大量的眼淚由眼眶湧出。他努力克服病苦，詢問每一位修女，他願意知道學校的情形及一些活動、初學生的人數…。自1872年8月因著院長的命令離開了撒拉孟加，他未曾登過任何一個我們學校的門。天主向他要這個犧牲，直到他生命的末刻。他最大的快樂就是看到修會的進步，但經常是在遙遠的地方追蹤修會成長。我們每次開始一個新的工作，都會帶給他新的快樂；但他從來也沒有參加過我們的落成典禮，他好似在流亡中。面對他所幫助創建的事業，只能在遠處瞻望。

然而他一步一步地陪伴著我們的路程，也一直體驗著我們的艱辛與快樂，可以這麼說：我們的歷史也是他的歷史。因此你們當能體會出我們的痛苦，特別是我的痛苦，這次的探望使我很悲傷，辭別時，我已知道他的生命不久了。

我收到他最後一封信的日期是8月10日，這是此世的最後一次聯繫。在信的末尾給全體姊妹寫了一個附言：願妳們都成聖人，我不忘妳們。是預感嗎？

不久，勞耀拉修院院長通知我他死亡的消息。當時我在多祿撒，距離也很近。但消息到達時，逝世已經兩天了。

我亦未能參加他的葬禮。我的安慰是：他的逝世是聖者的逝世。病情在8月15日，聖母升天瞻禮惡化了。他自己意識到病情嚴重，多次堅信地表達：「聖母將在瞻禮後第八天來接我」。果然是這樣。8月22日，次星期六，凌晨兩點，他回到天父的懷抱去了。

這個打擊，尚未恢復，又接到父親病重的消息。醫生們診斷他患的是舌癌。患病時間又長，又痛苦。淨化的過程延續了數個月。大部分的時間，父親都在多祿撒，經常拜訪我們的學校。他常常受歡迎。修女們親熱的稱呼他「阿公」，他也喜歡這些感情的見證。

1897年年初，我正在這裡，有一天我的父親暈倒在我們的聖堂裡。醫生叮囑不要移動，因此就把他安放在臨近的一個房間裡。病情十分危急，全家齊至，來共同分擔死亡的痛苦。

他的病繼續拖延著，我卻因許多的任務必須離開。當我離開父親時，我心中體驗著巨大的傷痛，痛苦似乎勝過了我的力量；動身時，我必須強烈的克制。黃琴娜修女—當時的院長，替我照顧。她如一個親生女兒般地照顧了他。5月14日，父親結束了他痛苦的日子。因著厲害的疾病，他已非常淨化了。在悲傷中，我仍有些安慰，因為他的逝世，真是一位基督徒的逝世。

我告別了兩位親愛的人之後，在我心靈上產生了一股懷念天鄉的意念。被塵世的種種緊緊拴著的鎖鍊，好似漸漸的解開了。但天主叫我明白，我還應該繼續操勞。因為在世上仍有一些戰鬥，我得去應付。

毛斯籐色(Mostenses)初學院

能有一個獨立的初學院，不附屬在一個學校裡，是我的一個大夢想。但我的願望經常跟貧窮抵觸；修會是在極度的貧窮中誕生及成長。

記得艾朗神父常常擔心我們的一切；多次給我說：「初學生分開住，並且希望妳跟她們在一起」。雖然他堅決的願望，去世前卻未能看到這件事實達成。

我既關心又渴望，以前曾跟你們說過，為年輕人，切願能有一個培育處所，避開學校的喧鬧。平安與清靜的地方才是適合內在化生活的環境，為開始修道的人實在很需要。然而多年來，只有向天主祈求，只有等待時機。

加斯台拉諾(Castellano)侯爵家對我的意願提供了回應。玫瑰夫人瞭解我的難處，儘可能常常幫助我。可憐的！事情弄複雜了。但天主酬報了她的和我的勞累。一切圓滿結束。

侯爵夫人把屬於她財產的一棟建築物提供給我，半坍塌，座落在多媚(Tormes)河畔，過去曾是隱修士的修院。這棟建築物的後邊有一個菜園。這一點使我很喜歡，我想這棟房子很適合作為初學院，因為我希望年輕人在退隱中能享受到陽光及戶外空氣。

當時她的家庭經濟並不富裕，因此她的贈送是有限的。玫瑰夫人跟她的丈夫商量後，無價地提供那棟房子，且答應幫助我們修理房屋。菜園不能贈送，但可以以合理的價錢賣給我們。這樣的贈送，在她那一方面，是不能再慷慨了。

我把侯爵家贈送的建築物呈給主教時，一切都是問題及困難，首先他說：那個地方靠近河邊會影響健康。不過以前的隱修士及後來侯爵家的菜農都在那裡住過，他們看起來都很健康強壯；幸好後來主教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去視察，從此再無人提出異議。後來又有人認為菜園價格太高。總而言之，一切都阻撓我，使我跟侯爵家的交易不能順利。

我被夾在劍與牆中間。我不明白為什麼又出現了這麼多的阻撓。我跟侯爵夫人，雖然有深厚的友誼，也能跟她坦白；但明智令我緘默，不願傷害別人。她卻以為我在阻礙進展，這樣度過了好幾個月，我們兩人都很苦。只有天主賜的忍耐及深思熟慮，才使我跟這個家庭的友誼免於破碎。

後來，事情才清楚了。好似本城中有部分人對毛斯籐色這棟房子關心--撒拉孟加人都知道這棟房子--怕過給其他主人或另有其它使用目的，所以儘其所能阻礙我們獲得這棟房子。人世間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他們的企圖沒有實現，最後房屋屬於我們。侯爵家說即使有金錢上的損失，他們也不願意叫別人擁有這棟房子。

1899年2月，一切困難問題都克服了。在公證人面前作了房屋的轉讓手續並以15000西幣購買了菜園。他們把價格給我們降到最低程度。當然，那時刻，15000西幣對我來說好似是一大筆財富。

為了減輕我們的經濟負擔，侯爵夫人及公主--依利沙白夫人在馬德里皇宮的人員中辦了認捐活動。當時我感覺非常窘困。連執政的皇后克利斯底納夫人(Cristiana de Habsburgo)也關心我的事業。她叫我到皇宮，且在抬頭處率先寫了她個人的捐款。

自馬德里返回撒拉孟加就帶回13000西幣。原來我什麼也沒有，對我來說，這是一筆大財富。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始整理坍塌的房屋了。

工人們先修理了必須使用的部分。就在1899年9月，我跟初學生及導師瑪利亞·依加拉修女搬進毛斯籐色初學院去了。

這棟房子未曾失掉它隱修院的面貌，協助祈禱、靜默與深思；我是多麼高興地看到年輕人在那文藝復興時期的拱門長廊上散步，在安靜中培養內在化的生活。多媚河流過這棟古老的隱修院，潺潺的流水聲，跟居住在這棟房屋內的年輕人的節奏兩相互應；祈禱、讀書、學習，鍛煉她們的生活，來日為人群作更佳的服務。住在那深深的庭院內，為我是一大享受。

我的喜樂又增加了，許多年輕人從各個地方來敲這棟老舊房屋的門，漸漸地住滿了初學生。跟往日一樣，天主大大地滿足了我的心願。

羅 馬

你們還記得，我們的修會在1892年2月已蒙撒拉孟加主教決定性地批准。這對我們是一個保證，但還不夠。為得到修會決定性的鞏固，需要羅馬教宗對修會存在的理由及在教會內的使命作最後的結論。

艾朗神父，在他最後的幾封信內，催促我邁向這重要的及決定性的一步。實在，尚未能做到；現在，其它迫切的事務，已步入正軌，是開始這條路子的時刻了。

為獲得鞏固，需要兩個重要目標：教宗認可修會並批准我們的會憲及會規。我身體衰弱，但大部分的時間及大部分的力量都堅定地、努力地使用在這件事上。

第一步，沒有困難，由主教公署把申請書呈給教宗；數月後，1901年7月30日，教宗良第十三世，照所請求的批准了修會及會憲。

好似修會已到達成年了。教宗已經肯定了我們，12月8日，在撒拉孟加，我們開始了在教會內的路程，一切辛苦卻很值得。無玷聖母瞻禮，外面飄著雪，但裡面卻充滿著希望…你們記得嗎？

你們能明瞭我們的喜樂有多麼大！我因腎疾臥病在床，醫生診斷病情嚴重。但兩位修女扶著我到聖堂感謝天主這個大恩惠。撒拉孟加兩個團體齊聚在毛斯籐色初學院，大家唱了一首感恩的歌曲。

雖然尚未完成一切。我們的會憲大致都被批准，仍有部分需要與教會對女修會的新規定配合。

在羅馬曾把我們的事務委託給一位在梵蒂崗工作的方濟會潘納得若神父(Panadero)，在那時候，他一直是我們的中間人，為我們做了最佳的服務。

但是這位好神父依他自己的意願，冒險地改變我們的會憲和會規。請你們想一想他有什麼打算？想把我們修會改成方濟會。

我還是個剛復原的病人，虛弱沒有力氣，立刻出發到羅馬，加伯拉修女(Gabriela)陪我，她是法國人，有時給我作翻譯，還有我的妹妹安琪拉。為使修會純正地保持依納爵的精神及神恩，我沒有其它解決的方法。

當神父看到我們出現時，他嚇呆了。他沒有想到我的膽量和勇氣那麼大。雖然他不喜歡我到那裡去，但他掩飾了，且對待我們十分和藹。

雖然外表我很鎮靜，但內裡在顫抖。跟這位神父不能持反抗態度，沒有別的方法，只有跟他討論商議。按新的規定調適我們的會憲是一件事，但不該企圖把我們的基本精神更換了。

我們三個人度過了辛苦的日子。這一切的痛苦也加劇了我的病痛，我已耗盡了所有的體力。但我仍然屹立在槍管座下。在種種的困難中，我鼓勵安琪拉和加伯拉修女，常跟她倆說：我們以耶穌孝女為光榮，面對十字架，我們受驚害怕嗎？

在我平靜和堅定的態度前，結果潘神父明瞭並接納我的理由。後來，他自己也幫助我達到目的。最後，我們的會憲保留著創會的神恩，全部被批准了。那一天我真感覺到打了一場重要的勝仗。

在羅馬並非都是痛苦。目睹初期教會教徒聖化過的地方，我很高興。見到許多為基督而流血的殉道者，感動的眼淚奪眶而出，我真是羨慕。當然我也在以不同的方式一分一秒地，為祂消耗我的生命。

返回之前，我接受了教宗給全體修女和我的祝福。在羅馬，我的任務結束了。回西班牙的路上，經過露德為感謝聖母繼續不斷的轉禱。聖母真的如同艾朗神父預言的，她是「我們旅途中的明星」。

終身奉獻

在修會未獲教宗批准之前，我們不准發終身誓願。當然我們每年重發誓願。但是我們的心靈早已堅定了終身奉獻，永遠是為天主。

當我們得到教宗確認修會並批准會憲之後，就沒有任何發終身誓願的阻礙了。因為這是一件重要的事，需要特別的準備。

因此，在1903年的夏天，在毛斯籐色的破舊老屋中，我們42位耶穌孝女齊聚一堂--早先入會的一群--在祈禱中，在研讀會憲氣氛中，準備我們的心靈。

在修會內，這是第一次的經驗，所以我努力作了一個好的開始，因為這對今後修會的歷史非常重要。

幾個月的時間，我們停止了上課，遠離學校的忙碌。在初學院的清靜安寧中，準備作毫無保留的奉獻。

祈禱及深入研究神恩是此培育期間的主要任務；此外，我們利用長時間做簡單的家事，這些家事也使我們頭腦清晰，令我們沈浸在精神領域中；必要時，我們也去菜園工作。經過學期中的緊張活動之後，那幾個月成了我們生命中一段溫和寧靜的時期。

跟往日一樣，我的責任是開闢道路、開闢新的小徑。我身為團體之一員，也不忘自己是創會者，在二者之間，要保持身心的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避靜把這一段時期給劃下了句點，也是大日子的臨近的準備。

終於在 9月24日--仁慈聖母瞻禮--我們宣發了多年來我們所渴望的終身誓願。

當我宣讀發願誓詞，念到這幾句：「我向全能的天主，在耶穌孝女會誓發終身貧窮、貞潔及服從聖願…」時，我內心真實感動。當我一個一個地接受修女們的誓願時，我更加感動。

路已完工。開這條路，好不容易！但過去的痛苦艱難都不重要，只要在我們的工作上能向前行。今天，在我們的歷史上，為今後願意跟隨我們的人，安置了決定性的里程碑。

聖母瞻禮那天，我發給每位修女一冊會憲，它將幫助我們及後來的修女度對天主及對眾弟兄的奉獻生活，這是聖召向我們作的要求。

越 洋

所有的學校，都滿溢著年輕人，可是我的心仍夢想新的途徑去實現我的傳教熱望。

在1909年，我仍然能再辦一所學校，當然要感激前塞高維亞的主教--若瑟·加代納(Jose Cadeno)--激勵修會的發展。他很器重我們，經常鼓勵我們。從他的新維多利亞教區，盡力設法讓我們到拿瓦拉(Navarra)去。在皮底亞(Petilla),他的故鄉，為幼兒及年輕人開辦了一所學校，委託我們領導管理。

踏上聖方濟·沙威(san Francisco Javier)的故鄉的土地，為我是一大歡喜。好像是發展傳教的預兆，從拿瓦拉，我們向前邁一大步了，不是我，而是我的修女們。一想到這件事，我的頭就會眩暈。下一個創辦事業的地點，將是美洲大陸了。好似聖方濟·沙威看到我們在他的故鄉而加快腳步，我認為那是又長又慢的傳教路程。

多年前，我就夢想著穿越海洋，到遠方的亞洲和美洲。好多次艾朗神父也抑制了我的衝力。他不是不同意，事實上，他是第一位鼓勵我們有傳教精神的人，但他認為修會應先在西班牙深深地扎根。

我的心繼續考慮，我的靈魂反覆著聖經上的那句話：「去普世各地…」，這些願望比我的力量更強烈，且推動著我去為修會尋找新的路程。

在撒拉孟加，我多次跟施古拉神父(Segura)說：「為什麼耶穌會的神父不叫我們去墨西哥、古巴，或其它任何地方？到世界的盡頭，我要尋找靈魂！」

記得是在1890年左右，一位我認識的聖衣會會士，在動身去安的列斯群島(Antillas)前，在塞高維亞，聖十字若望墓前辭別時，除了承諾彼此祈禱外，我還委託他在美洲給我們開闢新的路程。

這個計劃及其它別的計劃都落空了。但我不灰心氣餒。我知道在我死之前，我的願望會實現。我依靠祈求天主賞賜我能親眼目睹修會傳教的拓展。事情就這樣實現了。

在1910年聖誕節，維多利亞(Vitoria)主教公署收到遠自巴西的比仁諾波利(Pyrenopolis)寄來的一封信，是當地一位本堂神父透過亞拉伯(Alaves)主教，邀請西班牙修女去領導管理一所學校。

若瑟神父，非常喜歡皮地拉的學校且極力讚揚我們的工作，一看到那則消息，立刻大聲說：「甘第達修女對這則新聞一定很高興！」當天即派他的秘書將巴西的信送來了。

這是那年聖誕節的最佳賀禮。終於呈現出拓展到美洲的曙光了！所有的修女和我都激動興奮，我們深深地擁有修會的傳教神恩。

準備遠征傳教，非一朝一夕之事。在第一批耶穌孝女起程往巴西之前，應當解決許多的問題，並克服不少的困難。但是已經開始，就不能不前行。

經過幾個月的反省及準備工作，修會每一個團體，都以奉獻精神表達支持。目睹大家的慷慨及傳教精神，我實在高興。所有的信件都使我感動並觸動我的心靈。但有一封信叫我流了不少眼淚。你們還記得賀露笛絲修女嗎？初期的6位修女之一：兩位離開了修會，兩位已經逝世了，僅留下她和我。她不顧她的高齡，給我寫了一封信；為創辦的新事業，她奉獻自己。我忍不住要給你們抄寫信中的一段：「…姆姆，為一切妳願意的工作，我都奉獻，我在這裡做的工作，也可以在世界任何小的鄉村做，因為我已年老，比仁諾波利的炎熱，也對我身體有益，我的姆姆，賀都第修女已經準備好了，等候妳的吩咐；求天主賜我聖寵教我穿越水坑，我也會很高興的穿過…」。

好溫馨的表達！念了這些句話，流了不少淚水。我還收到許多封信都表達了同樣的信德及同樣慷慨。從這些自願奉獻中挑人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依靠天主的恩寵，我作了選擇。指派了六位修女。在修會中，她們是首批踏上巴西土地者。她們在修會歷史中寫了重要的前幾頁。歷代的耶穌孝女都以她們為榮，並感激這一群開拓傳教的先鋒。

在諸多感動及準備旅途工作之間，辭別的時刻到了。1911年9月30日，在撒拉孟加我擁抱了她們。我多麼願意跟她們一起去！我確知，今後再不會見到她們了。因此分離的痛苦強烈地刺透了我的心靈。修會的事情太多了，連陪伴她們到加底(Cadiz)登船的地方我都不能去。安琪拉和黃琴娜修女代我去送行。

我的心陪著她們橫渡大洋。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她們的歷險記：廿天的工夫乘船、騎馬穿越了360公里的原始森林，乘危險的木筏渡過寬闊的河流。

小徑的雜草、兇猛的野獸、赤道的太陽，這些都不能阻止她們。看到途中危險、暗礁那麼多，陪伴她們的人竟這樣說：「如果您們認為困難太大，而不能應付的話，這裡還有回程的路費！」

回去？沒有任何一個人曾有過這樣的念頭。臨危退縮？她們的勇敢勝過危險。她們開了一條路，以後其他的修女們將跟隨踏她們的足跡。在我去世之前，仍有機會，派遣第二批修女遠征巴西。

巴西！在地圖上看起來是個好遠的國家，但在我心中卻很近，它已進入了我心靈深處…

此外，我看到所有我的奮鬥已經結束了，我的使命也完成了：目前我的任務及工作：探望學校、照料初學生的培育，給修女們寫信，也給向我索取忠告及指導的人寫信。從我手中發出了許多信，--有時我的心會飛翔。懷念天鄉之情滿溢我的心靈。換崗的時刻接近了。是預感嗎？

後語

甘第達修女說對了。她的生命就要結束了。但在未繼續之前，我應當介紹自己了。是我自願地、樂意地介入敘述且扮演講述者的角色。你們可以想到，我是抄寫員。你們在字典上找這個詞的話，意思是「手抄他人的口述」，這就是我的工作，當然有些不同；你們可以料想到，甘第達修女沒有在我耳邊口述；但是她在在我心中說了話。她暗示我敘述她的生平，而我也儘力忠於她的講述。

好勇敢的女性！真的嗎？她的生命歷程是熱衷的，她對耶穌基督的忠信使她開始了許多艱苦的事業；雖有困難，她從不畏縮。在逝世之前，在巴西又創辦了一所學校，也開闢了走向菲律賓的途徑。在那兒開始創辦事業及其它許多工作，但這些都是她的修女們以後逐步實現的。現在我要講述她生命末刻的幾天，不然這本歷史就不夠完整。

她知道自己臨近死亡了，且用了各種方法叫人明瞭。一次在多祿撒、維多利亞主教--若瑟·加代納跟她談起一批修女在師範學院將完成學業，她一定很高興。甘第達修女自然地回答：「這些修女畢業之前，我將離世」。主教感動地默默無語，她話中有奧秘。

另一次是在撒拉孟加避靜中。作完死亡的默想之後，她突然跟領導避靜的耶穌會神父說：「我們中間，誰是第一位先死的呢？」然後，她怕修女們難過，輕聲地跟他說：「我是第一個先走的」。

實在，她的身體並不十分強壯，但在外表看來，並沒有任何最近要去世的預兆。因此，修女們彼此問：「姆姆為什麼說這樣的話呢？」

1912年的夏季，跟往年沒有什麼區別。在撒拉孟加，會祖是耶穌孝女全體的心臟。從她創辦的12所學校流溢出來的豐富的生命力，自初學院到舊房屋，她繼續不斷地照顧，陪伴著每一位。她的關心直抵巴西--她的思想常常飛往比仁諾波利及莫希--米林(Moji-Mirim)，她最後創辦的學校。當然她也很願意認識他們。從她的辦公室，多次給在海洋另一邊的修女們寄出充滿溫馨的祝福。

8月5日，甘第達修女暫停了工作，且離開了初學院。隱修院古老的石頭會感覺她再不能返回嗎？

在無玷聖母學校慶祝瑪利亞·依加拉修女的生日，她是該院院長，又是總會秘書，會祖願意跟那邊團體共享節慶的歡樂。

一切跟往日一樣，經保祿街，穿越大廣場。在撒拉孟加，人人都認識甘第達修女，她經過時，很多人都問候她。金黃色石頭的建築物也知道她在這座城經常來來往往。那天沒有任何異常。

撒莫拉街的團體，高興地、歡樂地接待她。午餐時，圍繞著桌子，修女們都渴望聽她講話。專心地聽她報告修會的種種事情。因為是放假日，沒有匆忙，也不急迫。飯後，大家圍繞著她，準備欣賞飯後餘興。

突然間，姆姆感覺不舒服，臉色蒼白，失去平衡，好像一粒彈藥振動她的身體，事情真的發生了。腦溢血使她半身癱瘓。

不知所措、緊張、痛苦、原來興奮慶日的氣氛立刻變成悲傷；歡樂共融之後，來了大家的痛苦。只有她表現著冷靜及自我克制。意識完全清楚，甘第達修女保持著毫無紊亂的平安。

城裡的人震撼了，因為會祖在撒拉孟加十分受尊重。許多人都來學校詢問她的病情。外面的人及家裡的人都知道她要走了。醫生毫無掩飾地診斷說：「病情危險！」

許多人都來向她辭別，跟她說再見，一位耶穌會幕納利神父(Munari)也前來。以下是他們二人的一段對話：

—神父，天主的道路奇妙莫測！你曾經幫助了艾朗神父步入 永恆。現在你又來為我作同樣的事。

—是的，甘第達修女，妳平安嗎？

—「十分平安，但請您再給我赦罪，我們領和好聖事越多 越好」。

—妳體驗這種平安，是正常的，因為妳的一生全為天主消耗 盡了。

—是真的。「四十年的修道生活，我不記得有任何一分鐘 不是為祂而生活的」。

甘第達修女給我們留下她生命表達是多麼美麗啊！純樸地、坦誠地在死亡的邊緣上確定了她存在的意義。是她的忠信，你們還記得嗎？在十八歲那年，她的雙親想改變她的主意，她給他們說：我只為天主。現在和過去的每一個時刻，都腳踏實地的踏在每日的歡樂與痛苦的路上。在最後的這一個時刻，臨近死亡的時刻，她交出了生命的最後一環。她的肯定與斷言具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氣息漸漸地消失，她親切地凝視著她的修女們，跟她們說，我的心帶著妳們。死亡的時刻到了，她低語：妳們一切都為天主做。

8月9日下午五點，她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她純樸的、驚奇的生命編入世界的歷史了。她開始了永恆不朽的生命，也為我們留下了芬芳--「香冽中見醇厚」的德行典範。

1995年9月13日我們接到羅馬聖部通知，將於1996年5月12日為我們可敬的會祖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列真福品。我們為慶祝這喜訊，特印製此會祖小傳贈送各位青年朋友，也希望藉此書使更多的人認識她的聖德、效法她的芳表。如她一樣熱愛耶穌，承行父旨，一生常尋求天主最大的光榮。

感謝原作者Maria Luisa Matamala修女答應我們譯成中文，陳修軒、李聰敏兩位修女利用牧靈工作之閒暇抽空翻譯，更謝謝達人女中林淑珍老師的代為潤飾，使此書中譯本得以在最短時間內趕在慶典前完成。

如果您願更認識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的生平及精神，歡迎您與以下耶穌孝女會團體的修女聯絡。最後祈求會祖為我們代禱，讓我們都能像她一樣熱忱侍主、愛人、帶領人認識、體驗天主是父。

耶穌孝女會中華省

吳貞慧 謹識

1995年11月1日 諸聖瞻禮

聯絡處：

台北市青田街6巷14號	電話:(02)3212034 3916874
台北市內湖路二段314號 達人女中	電話:(02)7901202 7909234
台北縣泰山鄉貴子路36巷3弄6-3號4樓	電話:(02)9025145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213號	電話:(035)962082 942811
上智國民小學	
高雄市和平一路145巷36號	電話:(07)7616380